

謙齋文集

01916



謙齋遺集卷之五目錄

大宗議

靖難諸臣妻女隸配議

風陵堆辨

武侯木牛流馬辨

建文帝不出亡辨

月食對

答鶴問

楞嚴經問答六則

讀老子

謙齋文集

目錄卷五

讀莊子

讀列子

讀陰符經

讀呂覽

讀孫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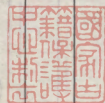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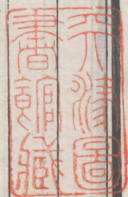
讀墨子

讀荀子

讀韓非子

讀太元

讀風俗通議



讀參同契

讀辟文清公全集

謙齋文集

目錄卷五

二

謙齋文集

目錄

謙齋遺集卷之五

蕭山蔡仲光大敬撰

族裔

震甲雲士編纂

應鳳小汀校刊

大宗議

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蔡子曰予讀記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文未嘗不嘆先王制禮之精曲折盡變也雖然此獨爲三代所用之禮耳非今天下所得而通行者也三代以上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則宗子必貴支謙齋文集

卷五

子必賤而祭必於廟賤者安敢祭於貴者之廟哉是故重耳雖強自不得牽犧牲以祭於周文武之廟意如雖僭亦何敢召干羽以舞魯隱桓之宮至若諸侯之弟已別於適而爲祖矣其子孫亦咸出而仕於公終無有貴於其爲後者也是故季孫立紇則考鐘鼓而饗初獻在紇而不在公彌孟氏後羯則具魚菽以祭孝孫稱羯而不稱孺子秩也雖其閒亦有異姓來奔如陳公子完之入齊庶姓崛起如趙夙畢萬之在晉者旣奮興而祖別又擅政而宗強其主國政在握其支子孰敢執爵灌地以奸宗祧之事者哉然在今日則其時旣異其俗又殊而宋之大儒欲返而立先



王四宗之法以固一族之心豈可得乎蓋古大夫之家與諸侯之國以勢相維者也而宗則依家以立者也春秋之時大夫之賢而立於朝者咸能庇其宗故鄭子產將放公孫楚必先咨於游吉而後能行其國法今天下無諸侯矣無諸侯則無別子爲祖不遷之宗凡繼禰者未立之前宗雖可析繼高祖者既遷之後宗竟何歸於是欲立始遷之祖適長孫爲百世不遷之宗雖能立之而亦無廟可祭其所主者不過墓祭耳而繼禰繼祖繼曾祖以及上繼高祖五世則遷之宗使其親盡而遷將不祭其墓乎亦猶祭之也若猶祭也則雖名爲百世不遷之宗與五世既遷者等

耳烏能收人心而厚風俗哉夫治天下不封建諸侯而欲書井田立宗法皆勢之必不得行者也封建諸侯綱也書井田立宗法目也綱之不舉目於何張別子爲祖綱也繼禰繼祖繼曾祖以及繼高祖諸宗目也大宗貴而後能庇諸宗之賤大宗富而後能庇諸宗之貧大宗強而後能庇諸宗之弱大宗賢而後能庇諸宗之不肖今天下貧富無常賤貴莫等未必宗子皆富貴而賢而支子不肖又貧且賤也吾見今之宗子有甃一廛以居在牀前支鼎以爨而支子富且鉅萬者旣不得築室以棲上世之神主亦安能具籩豆牲物入宗子之家以祭而已蒲服拜其後乎若於

斯時強使立宗子法則必揶揄大笑而走耳宗子不能庇人而庇於人安能見其有益哉記所謂庶子不祭祖者適子與支子俱爲適士適士立二廟以祭祖及禰矣支子雖得立二廟而立禰廟而不立祖廟者明其宗有在也設支子爲適士而適子則庶人也其廟宜立乎否哉且不特此設支子從田間奮起在位而漸致公孤則必誥贈其父若祖若曾祖皆以公孤矣以古受田之制準諸侯而立廟則將自祭之乎抑進其兄之子使主斯祭也進兄之子使主斯祭則不得祭以公孤矣設支子爲公孤者卒公孤之子具牲物以祭則又自爲祭乎抑進世適使薦其常事也進

謙齋文集

卷五

三

世適而薦其常事則支子爲公孤者不得與饗矣昔高皇帝以仁祖第四子起兵有天下旣尊仁祖而上熙祖懿祖以上至德祖皆爲天子矣當是之時豈可使南昌王之適孫守謙主其祭哉三代以上諸侯大夫世故宗法可行文文起日亦不可不行以此防三代以下諸侯大夫鮮世襲爲民民猶有篡奪相尋者之者此宗法之所以不可行也然則今之宗法宜何如天下之族盡爲宗祠寓百世不遷之宗於宗祠而使支子皆祭以各盡其孝享之誠宗法不行而行與昔孔子嘗有兄矣孔子嘗祭矣其言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猶以支子祭而况後世之人哉

靖難諸臣妻女隸配議

古罪人不孥後且從坐矣無玷汙也有之自文皇帝於靖難諸臣始妻女發教坊給象奴於忠臣何酷也太祖祠福壽余闕矣至靖難忠臣嚙然持節自異其言煌煌湯鑊愈增光其行烈烈斧鑕不能滅浩氣潔清皎皎雲霞之表而文皇帝欲以閏汙之也汙矣乎曰未也非惟操貞者以主壁聯光於冰雪不可汚卽操易淪者何得以歲暮之蕪穢刈困桂與畹蘭而棄之以桂蘭歲吐芳彌馥也後世可復行乎曰惡乎可唐太宗以巢刺王妃自累矣不足汙巢刺况什伯巢刺而上之氣巖巖如摩霄漢者乎故唐太宗祠謙齋文集

卷五

四

堯君素矣此與太祖之祠福壽余闕者等而文皇帝則怒不可回若太祖則怒藍王之無禮爲其私元主妃於塞外也鐫過於券以賜之垂範光大夔絕千古矣

風陵堆辨

女媧墓在閩鄉唐天寶末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夜聞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上有巨石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氏爲伏羲氏女弟固風姓而張杉久游陝虢間親至其陵下歸舉以問予豈生以補天立極之功者雖已死千萬年枯朽之骨猶能爲若是之靈幻與非也此固水之所聚散也風之力能聚土而不能聚石能

飛小石而不能飛大石故零陵石燕得風雨則翔舞如眞燕皆小石而泰山有大石起立以爲漢宣帝之徵則天下咸謂有鬼神焉以山之力不能自起石也若水之力則固能矣故凡江中洲渚或無而自生或有而淪沒論者以居其地之人代有興廢故洲渚爲然又况大河之流勇悍激注徙毀無常是固木石之重勢不自由陵渚之形時爲變化者也合風水之力聚土以爲陵而水忽平合風水之力建木石於陵阜之上而水忽下或頽岸將崩風水移之而至皆非人思議之所能及而以爲鬼神之骨憑之而靈則誣矣明正德間文安瀕河大風吹水波立而僵高數丈斯謙齋文集

卷五

五

豈有聖賢之墓在其間哉會稽禹穴之窆石昔以爲至詭異者及今盜發之而知其詐以大禹治水之神奇而窆石猶詐况女媧氏生雖神靈已朽之骨何能俟土之聚投骨其中俟土之散冥寄無所哉杉曰若子之言則閩鄉之祀在所廢乎曰不然女媧氏煉石成緞以補天其說雖妄然固中古之聖賢有功德於民者也因其故祠葺而祀之可也且夫前乎唐之人固以爲女媧氏之墓在閩鄉歲以祀之也

武侯木牛流馬辨

世之神諸葛武侯幾與大禹得金簡玉字之書以治水者

等及攷史傳與其所著書惟曰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演兵法作八陣圖而已八陣之圖古有其法武侯演之奇正無窮變化不亂已復聚石漁復平沙之上漫漶入行爲六十四葩此兵家之要子姑弗論連弩以一弩發十矢巧矣馬鈞見之曰是未盡善令我作可加五倍鈞之連弩未及試然鈞嘗作指南車及發石車應手輒成作百戲以水潛發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劍變幻百出則其必能作可知也木牛流馬舊制不傳其集載其法曰前後四足曰轉者爲牛足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而人不大勞則是以輪爲足一車四輪以人將之不甚勞耳其所以爲巧者以所載之

謙齋文集

卷五

六

多可連屬而至故曰宜可大用其法之不傳者以所行之少又不可小使非民所便也後世神武侯太過類欲求不芻之牛馬執策使之故畢歲講求而終不得其術然武侯之神智豈獨在牛馬不芻而自爲馳驅已哉墨翟以木爲鳶三年而飛一日而敗識者笑其拙穆天子西游而歸中道偃師獻所造倡人歌有度舞有節奏技將終瞬其目而招王之侍妾此真精妙絕倫矣然猶曰莊列之書多寓言天下未必有巧至此也西海歐邏巴人作奇器以銅爲七層之塔其下層有介者立而持戟以撞鐘鐘錚然鳴不乖晷漏而塔之長甫二寸許以其械相輸轉藏於塔中者人

不及見也此之奇巧非恒慮所及其他奇器見其圖而未見其器者難更僕數也今天下親見歐邏巴人請其器及觀其器則懷其器而忘其人天下之士固未嘗親見武侯也懷武侯而奇其所制之木牛流馬亦未嘗親見木牛流馬也懷木牛流馬而益奇武侯其人與器思相環無窮已也使武侯盡其心思以作淫巧則能如馬鈞墨翟偃師歐邏巴人而止耳而世之大匠方且執斧引繩以與武侯爭謂諸淫巧之器供人之玩者多供人之用者少也而況未能及乎馬鈞墨翟偃師歐邏巴人之所作也然而武侯之木牛流馬令人懷思於千載之下不能自己者以其明睿謙齋文集

卷五

七

之姿致力於君臣上下之間者至也

建文帝不出亡辨

國君死社稷正也建文帝當城破之日死之矣而著書者必欲生之謂其遜而亡此著書者之罪也城已破何云遜且帝日與侍臣方孝孺討周官組道德則在經書中疑義無不辨析精矣况行誼之炳炳烈烈者哉當建文四年六月甲子靖難師整隊圍都城而乙丑帝手誅徐增壽又欲誅李景隆不果景隆誅谷王惠開金川門迎降燕師入宮中火起是月癸丑朔則乙丑爲十三日京師陷帝死之矣當是時滿城失措鼎沸奚暇召僧祝髮從容自地道出亡

哉出亡者爲匡復也不匡復則出亡爲一身義之所不敢出也燕兵雖強然所破者北平山東以及淮揚諸郡耳荆襄關陝南方盡無恙也京師有兵可守則守之不可守則出奔荆襄關陝以圖興復權也度不能興復而效死京師正也不此之圖而爲匹夫之潛逃何重視身而輕視社稷之重乎金主守緒之走蔡州國且亡猶傳位東面元師承麟而後自殺冀承麟輕趨或得自脫也彼固爲宗社計不爲身謀而金將完顏陳和尚之戰已敗矣猶以草間苟活爲嫌自奮躍出求明白激烈以死豈建文之仁昭賢孝日講論道德經史不克躬踐而畏死至此且當時之臣識莫

謙齋文集

卷五

八

朗於瑞安之卓公敬而死功莫高於鄧州之鐵公鉉而死慷慨奮決視寸磔不懼以致蔓抄夷滅者莫甚於寧海方公孝孺宣城陳公迪新淦練公子寧真寧景公清潞州暴公昭丹徒郭公任溧水齊公泰分宜黃公子澄鄱陽胡公閔南和侯公泰莆田陳公繼之泰興茅公大方朝邑高公翔安陸姚公善無不抗罵不屈而死至若臨難之死靡顧心安於義者則有黃巖之王叔英貴池之黃觀桐鄉之程本立泰和之周是修襄陽之廖昇永豐之鄒瑾以及魏冕廬陵之曾鳳詔祥符之王良無不聞變自殺不敢後時此皆忠義之壯烈較著者也其他死者指不勝屈也凡此諸

臣皆素知其君之賢今且蹈烈火深宮以殉社稷矣而諸
臣國破日亡所仇者至親拔刀無所奮節悲愁怨憤誓隨
龍馭攀箕尾故夷家族而不顧履鋒刃而以爲安也雪菴
和尚河西傭補鍋匠馮翁之儔雖爲朝臣未嘗謀國所謂
御史給舍郎繮城而遁者不忍君臣之義悲歌野哭以終
其身焉猶之可也使方黃齊練謀國之臣事敗而遁則前
此誤國之罪至此羣起而共擊之矣而高皇帝之臨崩付
託天下君爲重臣爲輕當時卓鐵方陳諸臣盡不畏死族
夷身礫而建文不能荷高皇帝所託之重惟慮患害翱翔
川滇楚粵之間則西山埋骨之後游魂何以見諸殉節之
臣侍高皇帝之側乎方思恩之出在正統之五年事孰有
大於此而纂修英宗之實錄者不載且其時楊榮方卒而
士奇溥俱老而在朝何以熟視故君嘿不出一語而必吳
亮是探乎則其事屬烏有而王尚書世貞所謂建文帝失
國而遁僧臘旣深當晦跡終老必不肯出就危地眞確論
也况其所云爲骸骨計而究不得歸葬鍾山孝陵之宛懿
文太子園次而徒藏其骨於北平之西山不封不樹欲何
爲乎文皇帝親以兵靖難破南都而入者也出建文帝遺
體煨燼之中而葬之以天子之禮英宗不與建文帝有爭
國之嫌視其從祖之舊爲君者終而葬之以庶人之禮不

封不樹以爲眞乎以爲僞乎斯禮爲得乎爲失乎此皆事之可疑者也故深以王尚書之言爲然而革除遺事遜國記野彙編敘錄說聽年譜諸書悉從刪焉可也以諸書皆不言建文帝死社稷之烈者也

月食對

壬辰七月之望月有食之既客有與仲光並坐觀月之食者既而嘆曰甚矣月食之故之難明也日月會於交日高而月下則下能掩上而日有食此易知也日月望於交月在天而日入地則陰必亢陽而月有食此不易知也子知之乎且古人之言誰此而可曰余惡足知此雖然余固不

謙齋文集

卷五

十

敢也以人之微而覽觀天地之大既非凌風歷宿之倫則固不能舉天體之全以意測天又不能酌羣言以成獨是也則後之議今甚於今之議昔是以予不敢也無已則與子私揣而無彰焉可乎曰可哉以人之微而舉天地之形較其大小引日月之質察其盈虛使覆者發其竊焉以覘甌瓶之所藏胡爲不可哉夫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合地上與地下言之也天自度乎人度之乎何以虧贅不齊至此也曰此非人力之所及也日度之也天旋而左日逆而右以日所行之次晨昏樹表刻中星以爲度焉白晝光爛爛不能測其所躔以望月所食之躔刻其度

對測日躔而無差斯則巧於測日矣而月之食則必日與月同度道以分處天半所謂望於交者也望於交何以食曰此其故難言也而古人各以臆舉則曰月盛而日奪其光則又曰月亢日而不受其照則又曰日爲火其質陰中有從其質而闇者月爲日中闇所射故食則又曰對日衝日所不能照謂之闇虛闇虛值月故食若夫西天法所謂與計都羅候爭道而食者卽今所謂交道交初謂之羅候交中謂之計都此固易明也夫月雖自滿施不能奪月雖欲亢受不可拒陰質陽成從何得闇闇胎於內復何能射前此諸說皆非也惟張衡闇虛之說古之人多以爲然予

謙齋文集

卷五

十一

昔躔之乃今疑焉縣日月爲衝中障以地形大矣闇虛能衝地而止月固因何有食哉曰微子言予心固疑宋儒者謂月星無光日耀之而光生乃日在地下地蔽其上月星輝輝散處碧落以隔爲耀此固思之所難通也故史伯璿氏以月星自光不緣日耀而月所由食則因地以成地長幾何其影必大於地而影所開蔽復緣日照以言解迷而得迷滋甚其義何由得通哉子亟爲我辨其黑白晰其非是破終古之熒熒以祛今之惑曰星之不緣日耀也事易明也觀晨昏之星舉無盈縮可知也月之不緣日耀也理可推也觀星之小而有光則月之大而有光又可知也

乃月自始生明以至光滿以漸進退而必面就乎日則其體爲半明半魄伯璿氏之言良不誣矣然此非君臣之義乃陰陽之義也天地之陰陽以四時爲升降日月之陰陽以一月爲盈虧且夫陰陽之處於兩間構體雖殊而情性未有不欲合者也日全光故其合乎陰者不可見月半光而輒轉以合乎日故見於下者有盈昃焉若以月爲地影所障而食乎則日光射地而有影而地影所蔽甚大其間耀日之隙甚短蔽日之路甚長光之所隱無日不可食奚必因交道蝕限遠近強弱之異而遂有不驗者哉曰子之言則是矣然子何以知地影若是之大曰以日之食焉知之曰日之食在天子何能因是以知地影之大且歐羅巴人之歷以日爲大於地形百六十有餘倍而月爲小故地之影能及月而不及星星高於日日高於月以日照小故而知地影之小也子將自是以非乎人何能因日食而有以知地影之大曰吾非欲自是以非人若歐羅巴人之說則心有所難安者在也使日輪大於地形如是之甚則影固宜小然日月之行甚速以速物過小影則速彌甚乃今月食至踰夜漏二十許刻而後復以白駒過隙之影而遲久如是則日大地小其說固不可信使日輪大於地形如

此之甚則立乎地以視日其大不過如椀者立乎星以視地其大不過如星而天之統物不應以大者環繞小者又五星爲五行之氣以五行藏於地而無不足者不應一行之氣發於天而乃有餘至使一行所發之氣其大與五行合藏之地等又以月爲小於地形則其體彌不及日而立乎地以視之形體不殊者以日遠月近縣絕也而里差之法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日月雖大小不倫脩廣皆不及天一度則古今日食多寡當州自異形上攷史籍下驗當今復無可爲據則是日月固大小相若而所謂日大地小其說盡不可信故吾仍以地爲大日爲小而證之以

謙齋文集

卷五

三

光之顯晦以日之顯晦證地之大而無不益辨也今人有負山面陰而居巖窟者雖終日不見日而不能白晝見星以巖窟能蔽日不見而去天則甚遠也崇禎末日食旣而衆星皆見月之大如日而能掩日而使衆星見者以月之摩切日者至近也由是觀之日入地而衆星皆見日出地而衆星皆沒不以日之東西而先後異其隱見則是地之摩切日者至近勢且與天接而天地自爲依附之說不較明著歟曰若子之說則地之脩廣且竟天矣然周禮土圭折地之法天地四游升降各三萬里宋大儒如朱熹等皆然其說今日竟天則是不可游矣然四時天有高下則又

何也曰此天氣之升降非地體之游移也地以厚德載物至寧靜者也豈能數自動馳以合天之機緘哉以極博厚之物凝然於大氣之中非空自舉也則充塞於氣之上而不可墜也以其下之充塞推之四旁其無不滿盈磅礴概可知也夫然而後地能以光大之德合天以無疆曰是則吾聞命矣以極博厚之物障於其間而日月頻相望而食其故何也曰此精氣之合也僧德孺曰天地者陰陽之氣日月者陰陽之精氣則無遠不達精則無物不通故形器則爲物所隔精氣則非物所能隔且夫陰陽者其情性無有不欲合者也天地高下相去遼遠而童子執陽燧承之以艾以向日取火而艾灼焉夫以陽燧之銅其與日輪大小之形殊絕不倫猶可取火以灼艾若夫白日之在中天則其爲陽燧也鉅矣與日相望寧有不合者哉故夫月之食時其色似赤非赤似元非元者陰陽之雜也月陰之盛疑於陽而戰戰而合合而嫌其不從陽而敵也陰不從陽雖合失其光明故猶以爲災然日月之合不以其形而以其精不以其質而以其氣而日月之精氣則陰陽之至銳者也而地之爲物又陰陽時出入升降於其中不爲障礙豈日月之精銳而反爲障礙使不得合哉曰日月之行過而不居且既合矣則其踰夜晷至二十許刻而始育其光

者其遲久何也曰日月爲陰陽之精其爲體也陰陽互爲藏故其爲用也陰陽互爲接其行於天地之間皆有常度離而不能卽合合而不欲卽離故其爲物近則畏其相制遠則樂其相妃而月之行遠日則行遲故日行十二度有奇近日則行速故日行十四度有奇日月分天半而望則遠之至也故月食而復爲遲之至也曰微乎廣乎淵乎子之旨也日月之行上乎咸池下乎高春目之所得見身之所得親也故擬而不能精語而不得其要矧定昏以後黃壚之下深杳無極人所不見者乎子以是而論陰陽之情日月之德水火之變天地之體此固人之所難言也吾謙齋文集

卷五

五

何足以知子雖然吾將縣子之書於天下使後世明敏博覽之士攻取焉

答鶴問

客有問於仲光者曰吾見夫鶴焉吾怪焉鶴者高逸之姿昂拔之性欲寡而無求慮深而屏處山林隱遯之士比德焉奮其六翮可以冲天依乎江澗以爲戲人不得而弋也今則逍遙四野雙飛以度雲者仰不見有鶴纍土爲臺鑿石爲池而雌雄跡相履游於其閒潔戾與鷄鶩爭鳴軒翥畏廬鵲所腳豈三五以降鶴德不古若耶昔爲仙人所控馭今爲輿臺繫而食也曰鶴之遠於人者性也其或近

之或役之不可咎夫鶴也子徒見投閣之子雲遂疑富春之瀨無復釣魚之人鹿門之山鮮有推車之士乎鶴雖役於園圃其朝飛暮還於無人之鄉者自若也曰非然也鶴之音高朗負纖頸以鳴聲孤清而聞遠也吾惜其不能喑嘿以自藏鶴之體純白吾懼其飾之耀於外也故人思繫而鍛其翻吾悲夫士之負清名而自喪其軀者也嗟乎子發聲乃以是哉子發聲乃以是哉雄鷄修尾而羽斑斑其采非不外著也掩而捕繫之樊籠則死鶴修頸而羽皎皎其色非不外暴也繳而下繫之樊籠則生雄鷄感陽而生其性剛剛故不可挫鶴感陰而鳴其性柔柔故能壽龔君

賓以薰膏自焚而夭以死嚴君平以湛冥爲期而考其終所秉之性殊也雖然此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人所秉之性有常而無常或剛而致折柔以不可勝而獲全或柔而人凌之剛有以自立而不侮是故周黨以驕悍自脫而翔於寥廓章祖思以恭懼被刑而淪於重泉剛柔之用同而禍福之受異則所遭之時殊也立其時感其遇審其俗恢其量酌古之宜以處今之變遜以接物而介以自守斯所貴於隱遯之士矣夫隱者非採薪力田之叟所可托而逃焉者也無德不可以隱無才不可以隱無學不可以隱無文章不可以隱無幽貞疎曠之性不可以隱此五者蘊於

中外不得見而身因之退藏巖穴故謂之隱也貧而至於困者命也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者操也以清名負累而獲議時也久而不變其所守性也是故君子以性堅其志以才遂其性以學範其才以德尊其學以文章徽其德是以樂天知命而安於賤也若夫鶴之鍛其翻而高步園圃者江南士大夫以金錢貨而畜之以自娛家有之此百里奚以五羊之皮鬻於秦者也子以比德隱遯之士將無所擬之非倫哉

讀楞嚴經問答六則

王子勉與蔡子仲光爲友交相善也而王子好佛氏之說

謙齋文集

卷五

七

思出佛氏之妙寶光以晃耀蔡子之左右鼓以入其教而力不能也因蔡子讀楞嚴之經而謂之曰彼佛氏者豈非古今一大豪傑之士也哉其學析之而愈深執之而無定映徹於形氣之閒而不凝滯也子旣誦習其書必能縣解其言矣蔡子曰入佛氏之中震矜其廣大目蕩神駭失故守者皆不得佛氏之要領者也予嘗攬其樞矣其析之不得不深者彼所謂妙淨明心離前塵以細自尋逐故必歷前塵之變以發其機而後能有所分別以識其常住妙明之心也執之不敢有定者心以無所住而生故又必離前塵一切之相能有分別而不可執分別以爲得也映徹乎

形器之間而不凝滯者惟入乎其中而不爲緣想搖雜故能超乎其外不假變化本覺湛然而非形器所能推移也而儒之所以與釋異者同此寂然不動之心釋以常住無還者爲覺具此覺而後能不爲境所輪轉儒則以至精不渝者爲矩執此矩而後能不爲事所回迷也前此之功釋則微察諦觀以覓此妙明之性儒則精擇懋脩以輔此未發之中故釋之道可以一悟驟至儒之學必將與年俱深則是本末皆有異也釋執而之死之道儒執而之生之道故釋精於治鬼儒精於治人王子曰子以釋之道爲不可用而棄之以去迺今知其精於鬼之用也則是半失而半

猶爲得也蔡子曰非鬼待釋氏爲之說法始安於幽冥而不亂充釋氏之學而其所精者則在於鬼故世以之治鬼也惟能通乎明之至幽晝之至夜生之至死極盈虛消息之理而後可與論游魂爲變之情狀惜乎釋氏以其說惑鬼而後世復以釋氏之說惑人也曰然則子何視乎楞嚴之經曰吾將以其縹緲難盡之論縈吾枯槁之懷相望而彌深也王子曰心惡乎在曰心無乎不在色至而心在目聲至而心在耳臭至而心在鼻味至而心在口瞑目入暗以手捫壁而行則心在手縣崖峭壁躡躡外臨下視陡絕則心在足與目非心遞遷百骸以爲居百骸皆所以供心

之役而心必寓乎一骸以爲用也心之視寓乎目目在面故不能返視其面矧其內之焦腑乎然市有弄丸者三而丸六錯綜流轉手無停弄目無停視視在上而不在下以手承目所不及之地無或墜焉非手能供目所不及之用手與目皆所以供心之用也則心爲之君也靜則持之動則範之蕩則以道匡之佚則以學礪之豈真有潛匿之鄉不知處所而必多方以證之哉

王子曰人有生滅乎曰有生滅相輪轉乎曰否不相輪轉王子曰嗟哉傷乎子之愚也生滅相續以成此世也子曰游於其中不能自知則甚矣子之惑也曰相續以成世者

謙齋文集

卷五

九

父子相承之謂也豈魂魄貿遷之謂哉根莖固於下則枝葉茂於上而樹發鮮榮焉魄猶萼也魂猶香也春氣既至草樹從時安能取昨歲已散之氣蘊今春未發之萼哉又况以梅之香爲李之香以桃李之香爲蘭桂荷芰之香乎人猶器也性則器中之空也器方則空方器圓則空圓器在空存器毀則空亡矣然則今世有能自言舊因及輪轉之故者何也曰此其精魂變遷於佛氏之學而不能自有其性者也執妄以爲真執之至堅妄不可滅因入於妄然亦億兆中之一二人而已矣安可以此概天下哉

王子曰至矣妙矣佛氏之道浩大淵深舉不能遺而不可

測也子欲執現前未遷流之境以破佛氏之說佛氏有言
惟空虛不可隳裂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子不知
子之身終歸變滅而欲固執以爲常存以與佛氏之道相
頡頏豈其可蔡子曰然則子何不衣食虛空曰虛空有其
境而不可以爲依也恐以其虛空爲實也吾擁敝絮如文
錦甘荼如飴者是固衣食虛空之法也蔡子曰衣食虛空
子雖有法而不能遺乎今之世而又視世爲必變滅而馳
情乎輪轉之世子將以眞爲妄以妄爲眞乎吾恐子汨沒
於遷流之中而不知東西何極也曰吾非以今爲妄而輪
轉爲眞也處乎今之世而境有不可執者在也曰吾亦非

謙齋文集

卷五

子

以身爲不變滅也處乎今之世而境有不可不執者在也
君父至尊貴也無以尙之故臣子之事之也鞠躬盡力終
死而不敢有異也寮友昆弟同吾事君父否則以學相礪
否則以情相接者也故事至而必相勞患至而必相恤羊
豕鷄鶩繫吾之庖而牛馬則維婁於野故吾得而屠戮鞭
馳之人不吾禁蟲豸網縣吾牖榻故歲時必掃除之異其
人異其物則異其視異其視則異其道事上而御下今子
廣爲流變圓轉不可窮詰之論通其心不拘其跡則將視
君父汎汎然若途之人相遇於天涯而不相屬也而蟲豸
牛馬皆有可以加於君父之勢是則無禮不敬之甚此其

境子以爲當執乎不當執乎王子艷然曰君父非所以喻道之圓轉曰然則佛道至君父而窮王子嘿然有問曰吾之所謂不可執者境也而子所論者人也舍境以從人故道有礙焉佛氏之欲人不凝滯於境者欲人不凝滯於心也古有因風旛之動以入道者此其心之圓妙有人所不能喻者在也蔡子曰緣心則賢知以爲易明緣境則愚不肖以爲可守緣人則大義劃然有終古不可變易者焉且夫天下之境皆因人而起者也夫人之心則因境而遷者也子欲聚天下無情之物以爲境以徵心之圓轉不凝滯乎則吾固能以風旛喻今夫繫旛於竿與藏旛於筥其境必

鵠白而烏黑牛有角而馬有鬣夫人知之不待捷給之口始能言之如響也迨世有譽鵠之白頌烏之黑者而爭之緒起以鵠之尾必黑而烏之項或白因咎其色之不純也則起於譽與頌之者也是故無譽無咎渾淪於道之中者天下之賢人也無可無不可游衍於道之外者天下之聖人也雖然子必爲我著其大者曰天道廣運挾日星以西行者體也因日逆天所次之辰以成寒暑四時者用也執陽燧向日乞火而傳爲飴爨烹飪之法者體一而用萬致道之術之狀也

王子曰涵道之體其狀何似蔡子曰涵道不可求其狀也

謙齋文集

卷五

三

道則涵於內也耳目口鼻著於面則人咸得見之藏腑維絡於中豈人之所得見哉况於衝任督帶無其形不可見者乎曰子不能耳世有俞跗越人則將視脈寫形論其陰陽決其生死何衝任督帶之不可見哉曰惟是固然學異於是內有不可見必合以觀其外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之學也自在妙明周圓不動釋迦之學也及合而攬其外之象則堯舜之德容人就之無不如日也而望之又如雲而釋迦殊絕勝妙之相能胸涌寶光徧灌普佛又能光中生蓮幻化佛身結跏趺坐其上則釋氏之學固有神怪特異者且堯舜之在當時君臣詢謀概多吁咈之言而釋

迦之在祇洹精舍其弟子聽其師宣揚妙義咸覺心目開明無不頂禮讚歎者迺堯舜固不以吁咈損聖釋迦亦不以讚嘆增賢吾因以覽其內今夫曲江之濤波起立高數丈逆江流而上奔突怒無前駿馬之馳不足喻其疾也雖至溝塍澗壑不踰時而無不汎濫洋溢此亦天下之至奇矣然能爲全湧震蕩而不能爲澄瀾而江海之所以爲德於萬世者在於能安流而自下也君子不貴其神怪特異而貴其簡易宏遠者是故見華岱之隆然而起則知其中之所懷皆土也見江海之杳然而深則知其中之所注皆水也此古聖帝哲王涵道之體之狀也

謙齋文集

卷五

三

讀老子

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精深簡要自秦漢以及魏晉六朝學士大夫無不放其說立論其與黃帝並稱以上成清靜嚴覈之政則政以治其與莊周並稱以下成虛誕任放之俗則俗以敗蓋朝廷必以法立而秉均者能以清靜爲畫一則天下莫不樂其條教之簡山林雖可以其學自肆而逆而施於廟廊之上以成天下之風俗則流蕩而不知所止也太史遷曰學老子者必紬儒學儒學必紬老子而在當時孔子獨不紬老子老子之書以道德仁義之失而後有禮則禮乃纍四者之下以禮爲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則禮不足以經緯天地而坊民之行儒學細老子莫此數言爲甚迺孔子當時所與酬對皆議禮之事雖既去而有議輒曰吾聞諸老聃如此以奉其教於不衰及觀其所著書則訾禮如是之甚者何也彼見天下習於其儀以爲禮而陰鷲險刻之禍嘗發於君臣父子之間其中必有怫鬱難平之氣意不自得而慨然志乎邃古慮後世之詐僞而絕巧棄利并聖知義禮之名以爲非古而攘棄之思以返乎醇閎之俗則有激之過也然欲處懦弱以馳騁天下之強武而深居簡默之中嘗有一將翁必張將奪必予之懷伺閒而發之勢則陰鷲險刻之端無乃蘊於其學謙齋文集

卷五

西

有不可拔者與老子欲以無事取天下必非用權詐以御天下者而其後流於申韓蘇張則立言之過也世之儒學得其一言而可佩之終身者置不論因其一言之過而欲闢老子以衛孔子之道則陰鷲險刻之端毋乃蘊於儒學有不可拔者與衛孔子之道而闢孔子所問禮之老聃非孔子意也勢也因其勢而自以爲功則韓愈以下諸賢張其事者不得辭其責矣

讀莊子

太史公稱莊周原本老子道德之意及讀周所著天下篇論古今之道術末以自及則知其學與老子又微有異蓋

老子之學冲泊無爲以自隱然其意極刻深尸居不與人爭而不可犯也而周則閎廓而肆高遠而不絕物以身處於材不材之間舉天下參差不齊之物通而爲一以游乎其外此真山林高蹈之士自愛其身泥而不滓者之所爲然其爲書沈濫恣縱迫而視之淵乎浩乎不見其端故世莫測其所至其書之所稱南郭子綦兀者王貽之類大率皆寓言其所稱黃帝孔子則所謂重言而詆孔子以譽老聃而因以自譽其道則以重言爲寓言者也夫人游泳於澗溪沼沚之間舉目見其厓涘足以無恐及乎提壺而渡江湖風起潮湧則汨沒之是懼尙何深廣之能測哉大江之旁必有幽邃之山升高而望而後淪淵流瀦無不歷歷在下可流攬而盡也而山率奇嶮壁立人不能登昔之人固有登之而望者矣而以前人之目爲後人之心雖耳疏曲折而目眩陽侯終莫得而測其所至焉周之言曰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彼思以謬悠之辭荒唐之說終天年而垂後世而儒者顧欲以莊語議其失要其歸正其始是以其道愈縱脫而不可合與莊周者山林高蹈之士超然於世而以其書自快者也

讀列子

列禦寇書八篇漢劉向較讐以定其後遺落至晉南渡時

迺復出魏晉以來何晏夏侯玄之徒盛爲老莊之言以無
爲宗而列子之學出於老子而數爲莊周所稱道故其書
復大行於世宋儒者疑其書往往與佛氏相表裏恐非禦
寇之舊是時佛氏雖入中國天下猶未盛傳其教而中國
之學佛者見天下之人無不爲因應虛無之說於是竊老
莊之緒言以附益其師之書而後其教深微廣博不可窮
詰而非禦寇之書有雜以佛氏之言者也其他爲宋人所
疑而在當時無不辨論已哲予不復贅乃今讀列子之書
玩其文而益嘆其學自守之固也浮萬斛之舟於巨海之
中乘似神非神之潮以上下島嶼之間水怪魚龍騰波出
沒裸人朱髮遙映欲迷而舟師嘯風操舵弗失者莊周之
文也山徑益深人跡轉絕奇花異卉參差流泉怪石之間
下而幽穴層深上而鳥道如綫扳崖附葛以游心清神慄
者列禦寇之文也莊周之書闕深御寇之書閒遠莊周得
老子之道以自肆而御寇得老子之道以自藏自肆者游
神乎其外自藏者葆精乎其中而御寇之學約而固矣天
下未有能忘其才以游於世者也是故鳥鳴春而蟲鳴秋
蟲鳥之微樂以其音外見而無所失者本不搖焉爾惟人
實異於是外之光盈則中之精洩人比於其光則吾之効
於靜者損人震其光則光長而實不足吾憂其內也且夫

道者小者推之而愈大學者退而處於不足以爲進者也御寇之書其誕者寓言也其粹者衷言也正言之不足寓言之以極道之致外言之不盡衷言之以發其退藏之蘊也天下未有能忘其才以游於世者上世之聖能畜其德後世之賢不能忘其才御寇之道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之道而非孔子之大道也以此自愛其身則可矣謂行之天下而無弊則未也雖然聰明才辨忘之實難以戶外之屨滿爲外鎮人心而懼者御寇之自守其學者固矣

讀陰符經

陰符經見自唐李筌云黃帝作朱熹以其書自李筌而大謙齋文集

卷五

七

行於世疑卽筌作古聖賢書傳於後者斷自唐虞始前此茫昧難明其非黃帝作雖不辨可知也然其書雄深詭異類漢以上人唐人之文能爲其崖浹不能爲其深曲漢藝文志凡陰陽兵法天文歷譜五行方藥神仙莫不有黃帝之書黃老之學同尙清靜而老子操縱有術故凡權謀縱橫名法推其所自無不出於老子黃帝在鴻荒之世去今遠末學寡陋無由知其德而於書傳見其行事甚渺或疑焉或信焉儒者傳信異學傳疑故後世陰陽五行雜術方技之書以疑爲信而無不原本黃帝藝文志因七略刪其要耳目廣矣而無所謂陰符之經豈其時猶隱而未彰與

何以西漢以前猶無此書也其書所演曰道曰法曰術凡三章抱執樞要以探幽元以險自深以機制勝其學杳隱無端而無不自老子世傳黃老同道而此書祖老子以爲學遵黃帝以爲名後世惟漢人宗尚黃老西漢之前無此書則此書爲東漢以後之人所作矣東漢之文質衍而越絕書獨奇矯絕人此書復焱灰自異予疑此書惟東漢人庶能作者以越絕書信之也然則韓愈諸賢以老子爲異端而欲絕之者無亦疾其流之多失與

讀呂覽

呂不韋陽翟之大賈以其財賈國因國以賈士因士以賈

謙齋文集

卷五

五

文侈然以文章自多布其書市門懸千金延客增損示人以書之無疵也其無忌憚如此今其書具在其十二紀各冠以月令此必先王之書古明堂制無所考大戴禮有九室十二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與此書因時之變遞居其室者合其所招之士雜人人著所聞非一代之制故有太尉之官囹圄之獄以秦人而述先王之政遂訛也甚至魯願比關內侯於齊桓公之世其他可破者尚衆其論樂缺而不詳字有訛乖舛謬滋後人之惑至其節喪安死勿躬達鬱分職諸篇刺衰世之失而攬得其要君子不廢焉而惟月令爲最醇三代之舊典也秦雜燒先王之書

以愚黔首後世欲因時授政簡策無所稽不得不於秦人論集之書取以爲法焉其以上農任地辨土審時諸篇終則秦之所以并天下也古取下之制未有多於并田者也以九圍爲畝而力耕之故其入多也秦知其意而當天卜之戰國七人各私其所有務自強以弱人自富以貧人自知以愚人誘晉人入於關以耕督秦人出於關以戰使耕者愚於耕戰者愚於戰商鞅死其法不壞後世加詳焉故呂氏之書凡土之肥棘溼燥種之長短輕重播之疎密淺深時之先後寒熱有三農身爲其事者不能盡知而其君知之其相知之其實客知之古之聖君賢相無不以農爲

謙齋文集

卷五

无

本秦決裂先王之法而獨精於其事著之於書使通國皆傳其法故數戰而愈強數用而財不匱當天下絜德比力無以甚遠之時而秦獨急耕戰之賞兵有餘力而民不匱雖其刑政之暴然竟以此并天下矣

讀孫武子

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用之入楚因以顯其書十有三篇變幻不測出險而入夷以險爲戰以夷爲守其辭要而深曲而盡不煩而著極後世用兵奇正離合之端機權杳秘擬於鬼神無不於此取法古今論兵者咸奉此書以爲龜鑑而儒者願以兵之所趨皆利也兵之所避皆害也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不可此豎儒之言不知天下大計者也仁者必愛人非惟愛人必愛其身非惟愛身必愛其親非惟愛親必愛其宗社慕仁義之名不用詐謀奇計而身遺之禽宗社爲燼不仁孰甚焉用兵之家非不以仁義爲利也兵之所謂仁義以分數明兵各安其伍而民不擾爲仁當機立斷爲義諸葛武侯屯田渭南與民雜耕而民安堵此之謂仁曹瞞與袁本初拒官渡一聞許攸之言夜選輕騎襲之至明而焚其屯穀此之謂義兵貴捷先而惡鈍挫當機立斷而使國不殫於餽餉民不困於輓輸諸侯不得乘其弊一舉而上下交利此之謂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義固不諱夫利也知此者可與讀孫武之書矣當吳入楚幾得其國已復敗歸論者以此咎武夫受命於君約束三軍而鼓之進戰必勝攻必取將之事也而治在戰先與治在戰後非將之事也治在戰先者有讓畔異路之化迺可奮鷹揚而肆伐治在戰後者有體國經野之模故能瞻伊維而永清也吳之入楚旣無善治以爲之先徒有穢德以承其後能無敗乎且夫兵者殺人之器將者以殺人爲功者也惟不得已而用故一用而天下莫不服其勇其他精於其事精於其言皆天道之所惡也以白起韓信之將當長平坑卒之後適足堅天下之敵不可重得

志故秦王之將終辭不行何晏謂之善戰而拙勝信已破趙漢王晨馳入其壁奪其印符易置其將已破楚復襲奪其軍彼各有所暗故名成而身爲斃非智不能及天奪其明也知此者可以讀孫武之書矣

讀墨子

韓愈儕墨子於孔子謂其多同黃震殊孔子於墨子謂其盡異夫墨子以似是實非之學在當時若孟軻氏荀卿氏之書無不辨其離矯與聖人之道雜反雖莊周之學無所不窺其所著書最稱詭諛亦言墨翟之道自苦難行亂之上治之下豈韓愈之賢而惜於是哉蓋孔子立定哀之世

謙齋文集

卷五

三

欲用乎天下以爲東周故當時乘車御履率弟子身往游揖其庭者七十國墨子汜愛兼利勞其形以奔走天下不知止極其突席之閒意頗相類後世如韓非呂覽淮南鴻烈皆並言孔墨韓愈文章承緒諸書故亦並言孔墨然愈以醇疵大小論孟荀之書則必不以醇儕墨子於孔子墨子之疵固可挾其冊而徵也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及至於今六經分家學傳習者數千萬其人而孔子之道愈明而無爲墨子之後世者以無助爲之濶者也墨者孟勝與荊陽城君毀璜爲符而守其國陽城君與於攻吳起之謀射起誤中王尸而走荊人收其國孟勝以不見符

遂以死徇陽城之國以行墨者之義而思續其後世其弟子從而死者百八十三人而後世卒無有繼其業者以其自矯之學參驗於孔子之道而愈覺其非無助爲之瀾者也則孟軻氏之功爲多韓愈推孟軻氏辭而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豈一日讀其書而身助爲之瀾哉

讀荀子

孔子既沒上下百年之間而以言衛孔子之道者前則孟子後則荀卿二賢皆天下之大儒也孟子之學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荀卿之書數言子游子弓子弓不知何人而弟子傳商瞿所傳易有馯臂子弓或

謙齋文集

卷五

三

曰其人是或曰非也蓋卽仲弓二者未知孰是以意推測其授受次第必出於孔子之後可知也學俱出於孔子而言語相非雖其意在自賢亦以敦慕孔子思以身續其世然天下豈有訛人而已得尊者哉且其言曰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是彼固知性爲美而情有惡而所謂爭奪殘賊淫亂皆順情以有失安於俗而移乃其爲論復以此歸咎於性其故何也自非聖人心有所明必有所暗賢知則明十而暗一愚不肖則暗十而明一惟其有明之一也故天下之人無不可懸而示之以法舉其類而致其所以率由於至治之塗惟其有暗一也故雖極天下

雋傑之士不能無矯然恣其詭異僻違之辨以自外於聖人之道今夫人莫不稟乎自然以有私暱以成此色聲味利愉佚之好因其私暱輔其偏順以驅之於道此性之所由以擊者也古之聖王利導之以爲蕩平之用而不以罪夫情敢以罪夫性乎苟卿讀天下之書爲天下之大儒不能祛其所蔽旣以罪其性矣然天下終不以此貶其賢其故何也古之人學成而後言立今之人言立而學終無所成蓋古之人因其所學發而爲言通其大略不爲小拘識有褊隘介然自立不藉人有餘以益己之不足以伸其學故瑕瑜雖足爲其學之病而不爲其人之病今之人無所

謙齋文集

卷五

五

爲學也脩其詞而已矣振英含藻徵逐於春華而無其實當是時人自人學自學文自文三者互相崎而不可合是以其學愈不可問與以孔孟之書而程顥頤朱熹之徒爲之傳者煌煌天地間非不昭明恢廣矣乃後世率以此爲功名之塗以其相馳驚而不可以名學此古之人識有褊隘而可以爲學而言傳今之人識無褊隘而不可以爲學而其言亦無以自著於天下也

讀韓非子

秦力足以并天下而合天下之力不足以距秦而孤遠之士用秦可以速得志故設爲淫辭辨給探左右大臣之情

矯其飾以上結於君而攘之位而左右大臣以身自固日夜塗其隙而疾孤遠之士若仇而非又韓之諸公子也棄其宗國西入秦以求用秦必爲秦收天下收天下韓其首也不可於是欲借資秦以存韓出秦師以削平海內特置韓弗郡縣非雖用秦專必不能爲使韓存而秦疑非之詐使韓亡而秦且疑非之忍二者有一於此徒示左右大臣以隙使乘之而關其口此非之所以死也語曰察見淵中魚不祥非之書其善者莫如孤憤說難八奸五蠹諸篇其左右大臣在牀在旁躬爲忠信以深結其主之知飾非以距諫曲庇其黨以成其私而非以孤遠之士以知制人

無不旁燭以明察爲獄具以言語爲戈矛索人之瑕而剽其腹人亦必索我之瑕而剽其腹此非之所以死也春生秋殺代司其功人參其閒和煦近春者久遠之器慘礪似秋者易盡之規事雖不可逆觀而幾兆於言語文字之閒筆之所書口之所言也口之所言心之所思也不爲春陽而爲秋霜秋霜朝飛草木夕傷讀其書推其所隱陰慘嚴肅之象積於其懷以內深之性繩人以法輔其所學如此者不可以生此非之所以死也趙孟頫宋之宗室也宋亡而孟頫以翰墨自娛仕於朝貴顯矣而優游茗雪閒以終老非韓之諸公子也秦王見其書思其人及入秦與游而

李斯姚賈輩得以毀誅之非雖刻薄秦亦少恩比類以求與元之待孟頫者異矣此又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也

讀太元

楊雄氏工於擬人者而拙於擬易何拙爾義文攬河出之圖該陰陽生成之義以畫奇偶其道博而簡雄翫洛出之書擬參伍錯綜之變以衍方州部家其法艱而紛一矣易非治歷之書也卦有方隅運有氣候兩相附麗而易可以明歷焉方州部家無方隅始中終養位其方隅附麗以天之氣候而元亦可以明歷焉然其法首與贊不相屬也一晝一夜運以成歲往而不返其法又擬參伍之數而不能

謙齋文集

卷五

五

通其變二矣易家有卦氣直日之說漢世儒者以候陰陽明災變非義文遺法也雄欲上準易而下同於孟喜焦延壽京房而欲躋三人以埒易三矣卦氣之圖延壽用易之經房用易之緯而皆去坎離震兌不用以一卦六日七分之說行而卦與日舉無贏縮此四卦可以不用因以爲異用也雄以元八十一首準易六十四卦則首有餘而卦不足復去四卦則愈不足於是以臆一象再象焉而所去之四卦輪空虛而無所用四矣以八十一首之七百二十九贊而不足四分日之三也而躋與贏立焉是駢拇技指之不齊者也歷宜補之筮焉用此五矣連三畫玩其形器而

八卦之名以立合二體翫其形器而六十四卦之名以立
以元爲易則易義以盈造幾無所爲贅以元爲元則元義
極與摹人之似愈誣而擬易之卦設元之首各有相效義
無所居六矣畫有奇偶是爲陰陽陰陽相推其變無方陽
可爲陰陰可爲陽故一卦而可爲六十四卦之用元分四
位而畫有一有一有一則不可變而一首祇獲一首
之用易簡而博元紛而隘七矣一陰一陽往來無跡自復
而升自垢以降其對待以立者皆翕闢之無偏者也此陰
陽之以交而成卦也元以九爲數土有五而無十陽能勝
陰陰不足敵以水之一承金之九以陽交陽八矣易以五
行生成之數相禪不窮而元之爲書闡陰陽氣候而不及
九矣易爲卜筮之書而卦氣以其日所值之卦乘陰陽消
息以驗休咎不相蒙也雜合以爲用以星與時與數與辭
之從違決休咎其學雜而難用奧而不精其揲法要而失
傳其推元求表之法傳而未要十矣夫易非一聖人之書
也前之聖人立其象而設辭後之聖人極其數玩其占以
後聖人讀前聖人之書仰而歎俯而慕測其義而不禁思
之深也而雄欲以一人準之而復爲衝錯攤瑩諸文以自
贊歎其妙以數聖人爲之不足者以一人準之而有餘雄

之賢敢於擬聖如此哉

讀風俗通義

善交友者感其一事協於情其餘雖盡非者儀型其一事可也善讀書者聆其一言審於理其餘雖盡非者佩服其一言可也以此交人故天下鮮廢人以此讀書故天下無廢書風俗通義東漢應邵之書其文質而膚疎而鋒鏘不足用數見數掩卷不卽竟及後見劉向論文及宣治之上下於成帝之朝有味哉何其言之閎深也嗚呼此真忠臣之言哉文帝三代以後之令主也亦三代以前之令主而三代以後未有賢能過之者也每讀漢書至終歲斷獄數

謙齋文集

卷五

三

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未嘗不嘆息誦其時慕其德以爲後世不可幾及矧向爲宗室遺老去文帝時未遠而顧以綜核不如宣帝少之哉此其故不在文帝而在成帝當成帝時國家承累世治平之後百姓乂安中國無事蠻夷無不帶綬來朝然而日食星孛岷崩江竭無雲而雷黃霧四塞上天重戒爲漢災異而王氏之驕奢僭盛其先墓在濟南者則梓柱生枝扶疎出屋以爲其徵忠臣顧景懷憂徘徊古今之際權衡在心而抑揚發爲此論欲以激成帝之濡弱而厲其氣蓋成帝以溫雅寬博之資優游朝宁之閒而無雄斷之略不能總攬幾務察其變而圖之以

轉移危亂於未事之先而因循以基王氏之禍此其天資
綜核之材不足而臨朝淵嘿之度有餘法當緩文帝之寬
仁急宣帝之明察其後成帝卒湛於酒色無以自振而忠
臣以空言不能補救遂賚恨以死而世因謂向儻於是非
豈非世儻於知向也哉予取風俗通義以此

讀參同契

予見世之娶婦制宅其所遴日欲避諸凶忌無不以納甲
爲用而不識所謂後見納甲之圖迺知以月之盈虛象卦
而因晨昏見月之方以納十甲焉然坎之納戊離之納己
不以月也究不識所謂及今觀參同契而後知納甲爲攝

謙齋文集

卷五

五

生者之要術而後世五行堪輿卜筮諸家借以爲用而非
其本術也參同契者元門之學其功在龍虎汞鉛之間其
所言爲抽添吐納之事人世之結胎以順而仙學之結胎
以逆順者以陽合陰逆者以陰合陽以陰合陽者營陰魄
以載陽魂故必先從事於陰其中所歷之候與月之受精
於日者等故戒其勿違卦月而納甲之說生焉坎離者乾
坤之變也戊己者坎離之用也乾陽德而中含陰則爲離
坤陰德而中含陽則爲坎坎納戊而後水有所制離納己
而後火有所歸戊己者以無制有之妙用坎得戊其流不
溢而後可交於離離得己其炎不爍而後可交於坎則戊

已者又以無通有之妙用也其學以坎離爲主賓戊己爲
紹介能以無而爲有能自有而入無以無爲有者道必致
其曲自有入無者詣之凝於神也而總不離抽添吐納之
功在一月以納甲爲候在一歲以辟卦爲候其綱紐在胎
息原其始縱廣一寸之微要其終神游六合之大身中之
身化外之化朝發崑崙暮宿蓬島隱合變幻不可測識其
言雖甚怪然爲事之或有非懷詐諛雖非聖人之道後世
大儒如朱熹等亦不甚絕者其學幽深元遠山林肥遯之
士以此獨善其身而無鼓天下以從之勢也然爲此則其
境甚苦而秦皇漢武之流欲求海上怪迂之士崇其宮室
被服冀以得三神山之奇藥食之而不死嗚呼世豈有食
一藥而不死者哉益見其惑也

讀辭文清公全集

讀書錄續錄以及詩文共四十卷河東辭文清公之所著
也讀書錄究性命之理緒承程朱而組織周密因以不謬
詩文簡而能達質而不佻雖不在能文之家然脩辭出於
誠故約而愈莊象其德焉德在所養養之深而溢爲言養
之固而立爲行公嘗以辨獄受誣於王振幾不測矣以不
饒見稱於金英遂遷官矣雖英賢而振暴然公之不往與
交則一也操履之剛至此見曹石之恣橫與之同朝而不

同晚焉乞年先退而不懼其禍焉保身之哲至此謂非德之所養之固乎則德之所養之深溢而爲言又何如乎唐韓愈氏下筆橫絕千古矣使無諫佛骨表宣撫鎮州王廷湊之忠惻剛直不撓之氣雖原道平淮西碑博大闕深何足垂後世使流峙若河岳哉讀辭文清公之集因其學行而愈覺言之簡潔冲和無累者此也○憶昔崇禎甲戌子年二十有二讀書於傅峙之踞松堂意氣躍躍如黃鵠晨飛不自知六翮所屆也偕友人張茂芳對峙王同高叔廬借戴副使所藏程子全書朱子語類文集以及讀書困知錄而讀之囂囂自得之際思以少哉其心納之於軌然固

謙齋文集

卷五

早

不知諸先生學之所在也漫然讀之俯而自愧及後學漸進析疑義如春冰就釋可益讀先正之書然十年甲申而對峙已卒於疾又二年丙戌而叔廬復隕於兵隱几頻思漕焉出涕况鼎革以來江山不變城郭人民盡變踞松堂已爲兵燹所焚一楹片瓦無存者而戴副使家舊所藏書亦零落散壞且盡不復可借以讀矣家舊無書後雖有置爲饑驅易米十七八九雖久宦之族素封之家有盈櫃積几皆書者愛惜珍視甚於珠玉惡人之取而視不復有借卽或有借緩借急徵鹵莽卒讀掩卷不可憶况久遠乎至今乙丑仲秋年已七十有三矣重見僻河東集肅恭展視

如逢故人異鄉栩栩欲相語益嘆對時叔廬舊友云亡四十餘載雖夢寐之閒形貌不復能覩不若河東之有遺集猶可重搆人貌不可久而遺集可久愴然不自知涕之橫於面也可悲悼也夫因書以識

謙齋文集

卷五

望

謙齋文集卷之五終

謙齋遺集卷之六目錄

王孝子負骸記

記馬

記燕

記耳

雜記

翫月記

重建江公祠記

游大悲閣問答記

敬字記

謙齋文集

目錄卷六

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傳

何孝子競傳

女雲英傳

于鵠儀傳

王孝子負骸記

謙齋遺集卷之六目錄

謙齋遺集卷之六

蕭山蔡仲光大敬撰

族裔

震甲雲土編纂

應鳳小汀校刊

負骸記

負骸記者爲孝子王躍作也躍字伯儀世居蕭山之西陵萬歷甲戌進士諱景星者其曾大父也外大父黃可賢以明經崇禎間丞粵西之宜山黃世簪纓斯時年已老不欲行強之攜孝子之父母偕往甲申後天下異軍紛起大江之南干戈在在有之有閒從西南歸者則傳言黃闔門流離死矣孝子聞之日夜泣以山川遼遠飛矢接刃市無居謙齋文集

卷六

者野無行人不可遽往也追粵西底定孝子始治行家貧衣被褸裂積數歲之勤得十數金孝子曰我今不敢安居故廬矣履草屣屏擔囊懸簪於側辭其祖塋西去友人聞者追送之曰宜山屬慶遠去吾邑七千餘里子子身無一介行李欲何往乎孝子曰嗟乎子之言然乎否哉今吾所挾止十數金固知去不能達達亦不能返也雖然吾父母客死異鄉生久違離死又不能捨其遺骸以歸葬也吾尚可以視息天地間哉若中途費盡行且乞食而往徧歷慶遠之山川號泣以問其路傍之人應有憐而告我者斯志不遂雖投崖以死游魂徘徊哀哀地下庶幾父母之靈遇耳

言訖泣下遂去不顧時癸丑之歲五月戊寅也掛一帆迴
錢唐而上抵三衢踰常玉山復自廣信買舟取道彭蠡以
行六月乙卯至衡州是北兵與西南兵大戰處也凌晨接
戰礮聲發兩軍相望而射烟塵蔽天登山觀者不辨人馬
惟聞刀擊刀聲錚錚也又聞刀擊肉聲札札也日且暝西
南兵殊死戰氣彌銳北兵十四騎遺而入化藥山抵中寺
指口言渴已飲謂寺僧曰亟鳴鑼擊鼓助張吾軍而十四
騎者列而陳於山旗纛翻舉西南兵見之大驚以爲生兵
異道至遂潰北兵乘之遂大潰退保南寧蓋孝子訊之衡
州人云辛酉至祁陽自此而西鮮村落或一村數家或十

餘家數人行者咸有懼心矣七月壬申至桂林橐中之金
盡告貸於越人之幕於會城者以行自此而西且南縣有
無居民者郡有無旅館者時有而稀矣行者或躋山或出
水或上凌空之石惴惴如欲墜募土人扶持裸而渡或乘
剡木之舟篙一枚櫂一枚操舟者屏不用以鈞剝岸挽舟
逆流而上或曳足臨無底之壑下視嶄絕不可尋丈也或
挖舟而上於山或牽藤而入於谷或徑百雉之城而回迷
於黃茅青篠之間聞似人音而喜也夜則宿於神祠或野
次或泊舟高崖絕壁之下露坐達旦耳中惟聞猿聲鳥聲
風搖木聲流水瀉瀉聲重露沾衣聚蚊蝥膚晝所見者皆

帶乃人戴纓笠者郡兵也以布裹頭者獠獍也語音兜離見孝子舉刀畫地欲訊所從來孝子不解孝子馨折與言彼亦不解也操舟人曰此輩殺人如刈草菅非結侶不可行矣八月己亥至慶遠郡中草屋百餘家民一而兵十官僚數人吏胥數輩而已壬寅至德勝鎮孝子曰宜山固治此望境而哭趨至鎮寓僧寺解裝出衰絰服之以苴杖行入市徧拜市人淚兩面言曰諸君咸在有知黃少尹之墓者乎己而曼聲長號悲不自已鎮中無多人見皆大驚男女聚觀訊知其情咸歎息傳相告語或彈指出血無不泣下中有老人謂曰我知黃少尹之死而不能知其葬也東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關山中旅櫬皆在焉子盍往求乎詰朝之東關山中則見封之巽然似斧似夏屋者葬而無槨屋而不封者纍纍百千數莫辨其孰是孝子徧徃松柏之間不知所爲忽山下有人望孝子遙呼曰子非浙人求黃少尹之墓者乎我楊子起也我實知之行當告汝孝子望子起而拜因言其外大父母父母之容貌及避兵展轉相依抱病臨絕之狀甚悉啓塚先得孝子之外大父母繼得孝子之父母咸有題識歲久字漫滅不可復辨子起曰黃少尹之墓在玉樓村我家鄰焉與子偕往踰山而南啓視得之四骸旣聚孝子乃位外大父母於上位父母於傍具酒焚蘭燒燭向之放

聲哀號若異鄉乍逢父母欲訴其情而呼之不勝其痛之悲也已復延子起於座垂涕鳴咽而拜之遂辭子起負四骸東歸越人之幕於粵西爲之徧誦當事有欲延之入幕者孝子曰萬里負骸何敢久淹道路以旅居祀旣以橐中之金又盡爲強畱旬月及抵家之時則甲寅之歲五月丙戌也奉外大父母遺骸於外氏以禮葬父母遺骸於祖塋之麓友人徐芳聲執孝子之手而謂之曰嗟乎若子者真無負乎爲人子矣天下蘊起聚兵喋血黔粵久聞耳矣越人羈死異域者指不勝屈也爲之子者不遠萬里入豹虎之穴備嘗辛苦以負遺骸者無聞非人皆怯而子獨謙齋文集

卷六

四

勇人於父子之間猶有可解而子獨不可解也以不可解之情以生其勇若子者真無負乎爲人子矣仲光之曾祖母孝子之高祖姑也孝子顧仲光謂曰中表叔氏躍浹歲走萬五千里不敢自謂勞也其所歷固如此矣予唯唯因爲記之孝子能讀書翩翩有國士氣倥傯奔走泊船衡州城下能訊土人而得北兵制勝之略其胸中之學可知矣

記馬

相馬之法頭項胸脊鼻口眼耳脣齒皆欲其中程度而尾不與焉則尾固無與於天下之馬也雖然聚馬之百骸而後謂之馬而尾在其中則垂於後而如彗者雖無與於走

不可謂非天下之馬之尾也。迺金山衛有惜尾之騮夫。騮也。金山衛人有之而不知其何馬也。尾長曳地性驕悍人不可近。近輒蹶齧。主人以其健惡難御。鬻之市人之有欲於天下之馬者。欲其狀貌中程度者。謂能走千里而不汎駕也。馬之有欲於伯樂顧之仰而長鳴者。謂伯樂能通馬之意也。金山衛人有斯馬而不能通其意。胡賈望而知其爲駿馬。曲解其意。躬爲洗刷。人不疑畏。馬不蹶齧。剔理尾毛。結如毬。騮顧影無所。情昂首長鳴。有騰躍萬里之勢。馬之能致千里者。氣也。怒則氣盛。故齒欲其鋸。鋸則易怒。怒而噴氣。盛慮難洩。故鼻欲其大。所以洩其盛。氣使無狡憤。謙齋文集

卷六

五

以致敗駟善蹶齧。是能怒矣。策之不行。意有惜也。古之馬有惜錦障泥。不肯渡水者。况其身中之物乎。乘馬而不能深明馬意。治其情之偏。俾忘其私。以一其力於走而馬又不能自言。區區野芻廩穀之閒。欲以致其飽而責其能。吾深咎夫乘之者也。

記燕

燕禽鳥之親人者也。日伍人而與人無忤。故人亦無有傷之者。然頻年與處而不能明其音。不可謂人能與久處約也。越人聞燕喋呼而不明其音。則天下終無有能明之者也。迺予同客居西村之草堂。夏之仲乳燕翩翩。雙游梁上。

客有舉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集衡而平以問子徵子之應夫燕雀重輕奚止五六之間客欲驗之近起掩其戶羣客爭起咸執篠以擾之予不能禁而私心徬徨見於顏色燕遑遽繞屋飛鳴欲出不得下視下人其一上飛顧其子其一忽墮坐予肩而鳴予承以手因坐予掌置之衡不動開戶縱之翔而復返雌雄相顧而鳴於梁間異哉燕一何智乎羣執篠以擊因徵其色以爲仁也坐衡中不動知人非欲殺之也燕之音人不能明人之音燕亦不能明也乃燕竟通乎人之意則燕知矣愛其所乳之子復依於幕以親人非人足親燕實有所恃也何恃乎恃貧也其肉不足薦

謙齋文集

卷六

六

於豆登而羽異乎翡翠孔雀山雞不可以爲飾也燕以貧而寄居人閒以全其生士以貧而徘徊天下獨游肆志以無恐而顧有孳孳求富以瀕阨危者天子之以安而擇處其危謂人之智賢於燕吾不信也

記耳

戊申九月蔡子獨居寡營倚樹而坐有蟲薨薨飛入於耳蔡子起立當門候過客使視耳取蟲焉客曰無有也蔡子瞭然不語里中有年差長於蔡子者曳杖過臨耳不聞言畫字以語曰此聾之先驅也予昔如是子今又然則子固老而子亦已老矣子之齒已落須髮斑白五官半不可用

而猶明於目天將使子絕跡於聲而踴躍於色蔡子曰噫
嘻天之厚我乃至是哉今天下微勢倖竄倣淫效奢風之
所靡不知其始雖閭巷小兒無不工於鬪捷此非吾之所
欲聞也若夫天地之間山嶽河海之流峙繚繞以草樹之
花實禽鳥蟲魚鹿獸乳食之音蒙之以月星霜露雲霞風
雪之狀歷其變態不厭詐僞是固詐而愈深僞而愈異者
也富貴身居華屋者不得取攜以爲己私天將以此爲娛
悅肥遯者之具而我徧明於目焉我將以身徜徉其間翫
乎無盡以此自怡養其天年而後知拙於耳者天固欲使
之巧於目也則子有厚幸也客曰子誤矣夫所謂耳鳴爲

謙齋文集

卷六

七

聾之先驅者形神欲敝而耳從之者也子乃欲以其餘年
游覽乎天地變遷幻化之景以扶弱而拯衰乎吾恐子閱
乎春秋春易思而秋易悲不知子何以自持也曰春而多
思者必其願欲炎熾不能自禁者也子老矣雖聲色玩好
充牣林廬皆力之所不能騁私心所不及尚何思乎至若
秋深感其嚴肅之氣故復慷慨歔歔不能自止然目雖見
蕩搖之狀耳不聞諄諄之聲是天廢我之形處寂歷以無
爭又何悲悼之足虞乎客曰非爲是也夫憤疾形面者事
之所共加愴悵損神者情之所自感故夫寥廓之境君子
之所不辭而心之不能獨遣也况乎臨水登山抱懷莫慰

怯回風之吹衣驚叢木之易素客語未竟蔡子悵然如有所思入反袂而泣

雜記

猛虎在深山行者無不畏之矣予嘗乘夜月入山見疎林穿影流泉鳴鳴風動林搖掩映無際意頗樂之及登主人之堂扃戶而臥聞大吼聲詢虎出入迺在向處意始大怖而山中之人剽掠虎窟負其皮肉以歸不以爲異蓋數見則習習其技以知制其技習其勇以便制其勇迺可殺也頃因喪亂見有募兵山野者而人謂其能曰使敵魚然之氣如虎吾且搯其項而摧之予聞曰茲必敗矣視敵如羊

謙齋文集

卷六

八

乃能克敵視敵如虎縱數百千猛獸於林野以騁其攫拏之勢有不盡爲所噬者哉自是之後巖處之士莫不以兵自詭意之所方則孔明之在南陽吟梁父時也然不能選士勒軍張擊與之言虛實奇正用伏用閒之法雖出口無窮皆驅市人而用之者也使之前陳則反走使之伏則振懼而不敢出兵亦何易自詭哉善乎亡友翁德洪之言曰使世有關張趙雲之將供吾之令吾固能以羽扇綸巾指麾天下事矣

翫月記

歲庚戌九月之望蔡子與其友來美翫月於西江之曲蔡

子舉酒屬來子而告之曰子頻年遠遊今甫歸予知子之復爲離人也予不能執子之袂以拘子請與子歌可乎歌曰秋風夜涼兮吹荆榛明月皎兮照歸人浮雲冉冉而來兮復杳杳以何赴江之水浩渺兮與子有故願因江之重瀾兮等情素來子曰余髮種種今老矣豈其復爲離人予之不得不爲離人也予之所悲也請爲歌以復子歌曰故人念將離兮醜酒江皋草露溼兮夜月高馬齒旣衰兮家徒四壁秋風吹人衣兮使我心勞浮雲去不知所之兮歸何處所念將與子離兮相視無語下顧江流兮滔滔以深非明月之影下淪兮何知江之心歌已罷酒來子慨然嘆

謙齋文集

卷六

九

曰嗟乎與子自羈貫以成交乃今異爲懷也子善爲處子善爲游此中有况不相代謀習久且安心各自曉然喜合悲離則情有不能己者矣異日者知與子復將有離也則今夕聚之難也願聞子之高談雄辨竟此夕之樂爲異日之思蔡子唯唯遂相攜入江上之神祠蔡子正襟倚檻而坐從者煮茗以待浮雲已去水波不興秋深夜涼露氣侵人來子攬衣而起叩視明月裊裊中庭顧揖蔡子而前指明月示之曰知子之鑱刻於思也茲月之在天地間固已久矣月中所含之影或以爲蟾兔或以爲桂花義不可詰而說傳已久乃渾天儀說以及酉陽雜俎咸以爲地浮於

水而影入於月宋諸先生數稱道之何所見之昭明乎雖然月魄之小而地影之大體能受而境不隘則何說也蔡子曰形入鑑以靜藏謂之影而影依形而不離履載地以動轉謂之跡而跡緣履而愈廣故跡者履之跡而影者形之居也離合互變形影以殊履無定跡則鑑畱異形矣今夫日月者陰陽之宗也執陽燧向日可以乞火執方諸向月可以乞水以日月所積之盛而水火與爲類也則陰陽一水火而已矣火外景水內景金水之母也故金水皆可以受物之形以江淮河漢之浩渺可以納日星雲物之形而不能涵天之全體者其境狹也巴陵之湖鏡映周溥橫

謙齋文集

卷六

十

亘七八百里日月若出入其中日月非出沒於巴陵之湖也居君山而四望日月出入皆遙相映蔚於波濤之間而不能外焉月景之大吾不知其與巴陵之湖何似也冰輪夜擁高懸穹窿之上以普照下土因以涵其下形夫何足疑巴陵湖不動者也天氣顛顛旋轉如蓋以覆乎其上動而不知其動者也故以水涵天朝暮同規而無欹側日月則東升西沒輾轉無定居者也故影之涵於湖中者亦朝暮異其候焉地不動者也月之景既輪轉天衢居無定所以無定質之月而環繞乎有定質之地則其影之所涵固宜高下異形乃今觀月影之斑斑皎皎見於圓廓之金波

者陸有南北度有東西望舒之輟轉於六合閒者迴環無端而金兔之象懸於周輪內者高下不異則是體有定形跡非外著較然著矣來子聞言翹翹然驚已而憬然悟也曰日月吾不知其運轉之景其中所藏何如也吾聞宋諸先生而以爲得其維綱也乃今始知宋先生之言有未備者耶形有印有仄物有旋有居以日月之正中能鑿地之印及乎夕出東澗曉薄虞淵而不能鑿地之仄也則宋諸先生之言有未備者也雖然自小視大者不盡矧自近視遠乎乃子以爲體有定形焉則何也蔡子曰吾非於月之璧焉知之而於月之絙焉知之也以元鑑照乎一室則室

謙齋文集

卷六

五

無匿形矣隱元鑑之半則室中之形亦隱其半稍旋轉焉而室終無匿形矣以絙月運轉於中天非下有不照之鏡也而見月中所含之影半則月之體然也於上之絙焉絙在東而形在西見仙人之垂腳而不見桂樹於下之絙焉絙在西而形在東見桂樹而不見仙人則月之體然也來子聞言蕩然心不自得昧然設爲疑曰月者水也水靜則明豈其有滓月者陰之精也精鍊而能運豈其在冶有未鎔之金蔡子曰子何乃獨疑於是蒼蒼者天之正色也而箕斗之閒銀河獨耿耿如匹練長且亘天亦豈元象有未練之質而離離見此昭回哉語未竟祠僧報海濤夜至啟

戶出視星月朦朧雲樹蕭寂不辨雪山之鬱起遙聞鼉鼓之鏗錡俄而驚濤觸岸水上屋檐視已返座蔡子微析前辯以彌爭端來子不應目視茫茫心有所營已而問曰月者陰精水之氣鍾於是焉故海濤之至因月之盈虧以爲盛衰夫如是則盛於望者何以復盛於朔夫如是則盛於朔望者何以必盛於朔之生明朔後三日爲生明而望之生魄也望後三日爲生魄夫生明者盛之始而生魄者衰之端也乃古之論者以爲非惟應月亦以附日應月以爲盛衰何以月加子午而再至附日以相流轉何以月小盡而無訛潮汐生落以月爲候何以入曲江洶湧突前橫高

數十丈倏忽起伏激蕩不失晷漏此何所期馳騰震怒似神而非何以獨歸之伍胥大夫種之氣異世稱述此何所因蔡子曰月無明也日耀之而明生焉則魄者月之體而明者月之用也體無盛衰豈以用有盈虧而爲盛衰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故獨陽不足以生獨陰不足以生而潮之生落必以朔望爲期月凡再盛者體得匹而用全也朔者陰陽合行以相助望者水火對屬以相妃也而潮之生必生明生魄而極者騁怒馬而馳之其奔騰之勢不可勒而驟返然其氣固已盡矣故生明生魄甫後而潮卽落是猶樂驥賴武子之勤以沒其身而樂盈離桓子之罪以

亡於楚非其人之功罪也若夫潮一日而再至則因緣天地噓翁之氣晝之氣有噓有翁夜之氣亦有噓有翁日在陰陽二氣之中而氣之中人甚微人不及覺地實而氣虛故浸淫以受二氣之升降者亦非人之所及知天與地之氣不可得見而水則動物其流潄往來人所共觀月者羣陰之長與水爲類而月之運轉又以中天地爲盛月加午者天之中月加子者地之中故潮一日之間受天地噓翁之氣因月所泄之辰盛而再至焉月之轉運以一月爲度而月以行速返而潮所泄之辰遲故潮又日因月之泄所盛之辰而遞減月之合乎朔者執小餘所積之分聆聆謙齋文集

卷六

三

有常算豈潮之應乎月者揆月所不足之日遂賢質失常表哉月行無訛則潮之應乎月以流轉者自無訛也曰日月之行子以爲順天而西乎抑逆天而東乎乃宋諸先生之言咸以爲順天而西矣曰易曰日月麗乎天必逆天而右轉而後可謂之麗於天若順天而左旋居天之下不爲氣攝而自爲行則是日月不麗於天其說不確宋諸先生之言其是者不可非也其非者吾將以文王孔子之言紬之使宋諸先生復起亦將以文王孔子受吾之紬也若乃曲江之濤嘈呶特起而爲山則燕肅論之甚詳以龔赭並峙下有沙渾如伏檻跨江東西數百里以蹙遏洪濤而作

怒至謂胥種之魂恚恨臨水以鼓氣則王充辯之甚力以神必不怯於在鼎鑊而勇於在江然而古今其爲此說不少衰止者緣吳越之人憐子胥以忠大夫種以功前後無罪受戮而子胥旣死吳王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則所因也然則月中之蟾兔桂樹何因曰日月雖皆東升西沒然日盛於東而月盛於西故朝日者於東而夕月者於西朝日者必於春二月而夕月者必於秋八月則秋八月尤爲月之盛也夫鑑縣於西則東方之物無不入照而東爲卯位故以爲有顧兔焉木盛於東而八月之木惟桂有花故又以爲有桂樹焉大明升於東則西方之物無不入照而西爲酉位雞乃積陽日未出而雞能感其氣先鳴又巽爲雞居東南陽位與日爲類乃日中不曰雄雞而曰踐鳥者火曰外景中無所含謂之鳥者言無有也烏陽物三數之陽踐鳥三足名離於陽質愈無矣因鳥而思射因射而思羿故又以爲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落其九鳥焉十日者從甲至癸也落其九鳥者十日不可並用用乎一日遞以爲功也因羿而思羿之妻故又以爲姮娥竊西王母不死之藥以奔月是爲蟾蜍焉神仙之術結精陰魄以育陽魂陰魄旣凝陽光乃耀秘而不欲宣故寓之西王母不死之藥以陰自守故寓之姮娥與月同象故寓

之奔月逆以致其力期以陰盡而陽純爲功故寓之蟾蜍而蟾蜍者又陽物也以陰始者以陽終陰盡剝而獨存其陽也參同契懼天譴而不敢泄子則櫟括其義以告天下明睿之士示其端而不竟焉來子聞言躍然欲興瞿然自阻旣而憮然曰嗟乎至矣子之所論其於物理何其晰乎雖天地日月水火無不可察其情之有無雖街談巷說無不可承其竅而悉也其子之知乎抑子之學乎將無子之知因學而愈充乎吾不敢復致難於子雖然月中之影子以爲有定形焉敢問月中清虛明湛之體何以有斯定形也蔡子曰天地一陰陽而已矣日月一水火而已矣自其

之處於陽中如核之隱於果皆然深藏莫覓其朕焉夫日德也德之爲物也無跡其化人也亦無跡解然與天地爲春漠然不知功之所自始見其熒熒之光而已矣夫月水也以陽生而以陰成之以其成之之盛也人見其外焉則以爲盈盈乎有深不可測者焉晶晶乎望而睹其麗焉而不知中之所胎皆陽也而陰不足以懷囊乎陽陽之茁於陰間如馱之以亞相輔而不相背朗然示人以相得愈彰之質焉夫月刑也以刑布治而消然無所統以刑佐德而辨然自生華陰與陽迴周旋轉而天下無不馳其化也陰與陽蟠委交錯而天下無不仰其形也昔徒攬其清輝乃

謙齋文集

卷六

十六

今始知固大道之所寓矣來子作而問曰斯何道之所寓哉蔡子曰自宋周惇頤氏畫爲太極之圖而後世之畫爲圖者紛紛也以爲周惇頤氏之圖猶未足以盡動靜變合之致也夫易有太極謂陰畫陽畫之所從生也乃周子推而廣之謂天地有太極以爲動生陽靜生陰之所自始非不恢然大矣然而人而不天曷若揭天所著之象以觀人則人何敢有致疑於其閒者哉日者內陰外陽之象也月者陰陽互相根柢以相闔闢之象也河出圖伏羲氏則之以畫卦洛出書神禹氏因之以第範天以日月昭然貞以觀人乃亘萬古而不知中之所藏何物也是則可慨也來

子聞言肅然神斂憤然情順避席而言曰大道茫茫一顯一藏天地混混一柔一剛其始無昧其終無疆曖曖至陰中懷至陽妙麗相匹以成文章抽子思緒縈吾腹腸宛如夜魄藉日以明况彼愚屯何思何得雖有韆才何議何極雖然此中猶有所疑願竭枯槁之懷以裨益子月以光爲體而子以中之所含爲陽以此爲太極陰陽分立互變之圖恐陰有餘而陽不足天下將倒持其戈以攻子其說何以自白而可蔡子曰河圖者古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其中不過五十有五天地之數易嘗有陰陽之畫也哉月者陰精也陰中含陽則陰之性情固有不得自己者天因之以觀人惡能井井乎判陰陽以垂範哉雖然有一於此凡物之以光見者光皆有餘於其質以薪然火火大於薪而光大於火今之爲西學者咸以爲日大於月倍相什伯彼見上之經以前之月景小而光溢於其景下之經以後之月景小而光溢於其景故敢謂之然然日有食之既也而衆星白晝見是日月大小相若而景足相掩由是言之日之光猶溢於其景而况於月乎裁其光之溢於景者判陰陽而範之以爲太極之圖孰敢致喙以議其後哉來子聞言欣欣然大悅懌曰甚矣吾今夕之游之樂也聞至道之言而不以爲杳極閭黨之瑣而不以爲僻推天地之廣而

不以爲後備日月之情而不以爲隱以繩矯萬古而不以爲刻以辯論自伸而不以爲飾吾其操舟以遊於十洲三島之間乎如日見蛟蜃吐雲氣以爲樓臺人物之觀而不知其窈冥也吾其乘槩以登岱華嵩少太一蛾眉諸峰者乎吾足力之所不能至者子復以議論濟人於竅使之捫星厯辰徘徊鳥道之上甚矣吾今夕之游之樂也

重建江公祠記

西陵岸舊有江公祠按史公諱革字休映考城人少入太學與王融謝朓沈約任昉輩相友善朓嘗雪後造訪見公擁敝絮而臥乃脫所著襦并割半氈充臥具而去其清約謙齋文集

卷六

六

至此其後歷官中外遺蹟卓犖不羣照耀簡冊此其所以宜祀與然非所謂宜祀於越者也梁武陵王在東州年少高祖召公面除公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公門生故吏多家於東州聞公至緣道餽迎公一無所受惟資官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訟賦交錯公正己裁物事無疑滯民懷吏畏奸賊望風解印綬去王憚之由此耽學凡此皆其所以宜祀於越者也然非所謂宜祀於西陵岸者也西陵岸之祠則在公遷官之後將還都之時吏民戀惜公有所贈遺及欲依舊訂舫公俱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或謂公船旣不平濟江甚竅當移徙重物以迕輕

艚公既無物便令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鎮之以渡嗚呼此西陵岸之所以有公之祠者也小民所最吝者財而上官有可以取下而不敢拒之勢惟公廉能令人日侍於側有所恃以無恐而情益親而公以慈惠佐其嚴毅而出之以公廉故雖千載之下感其事無不欲睹其容貌焚香灑掃給事几屏欄楯之間以致其景行嚮往之意况當時親與之接者乎西陵先有取石亭祠仍亭址宋龍圖閣學士前蕭山令楊文靖公所建明吏部尚書邑人魏文靖公因其圯而理之後遭兵燹屋復毀棟椽級磚無復存者址且爲鄰寺僧所湮沒里中同學之士咸憤惜之訟於督學使

者址復舊飭材鳩工構樓於其址然無所謂層臺累榭藻局黻帳也惟是疏寮重屋裁蔽風雨而已古之人愛其人欲觀其狀貌而不可得復訊其生平所嗜以爲懷思之緒廉者必儉則疏寮重屋裁蔽風雨者無亦有符於公之所嗜與迺予與諸君則皆生長西陵岸者也棹舟於江風急雨冥波湧濤怒乘嶮往來有年矣聞有舟重水逆倉卒不自持而溺者未有舟輕慮嶮取石鎮之以無恐者也此皆越吏民愛公之深冀以此動公受其贈遺而公夙以清名自喜不厭故取是十數片石以爲後之楷焉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此賢哲之同情非節介之士歎有異者

也古之人雖一藝之能皆終身爲其事若有異嗜不肯徒業以成名當世使公非其性情有歎好何能終其身以清約自喜風節矯矯若是其不可少貶耶嗚呼後之君子服官來是邦者感公之事思比蹟乎公其要在於以清名自予若有異嗜哉

游大悲閣問答記

蔡子游乎大悲之閣顧其友毛子而言曰佛氏之術善以幻者眩人而佛氏之書又好以幻者爲喻佛氏之書謂佛身猶若虛空能應物而現其形如是則是佛身一而所應之物不一所應之物不一則雖散而爲千萬億化身以分

謙齋文集

卷六

二十

應天下之物固無不可然而身可散而爲千萬億心不可散而爲千萬億於是聚其千萬億所化之身以爲一身而以一心凝湛於內聚千萬億化身之手與目備於一身以供一心凝湛之用俱無不可然佛氏之學心欲其純淑而不欲其分應貴以神靈而不以其跡彼所謂八萬四千母佗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皆跡也豈若心之爲用渺冥不可測哉世有以一指挽六鈞之弓而顏色自若者非一指之力一臂之力也非一臂之力一身之力也設枝其指於拇間則力不加益而著決不入弦已不可控而匠者引斤削木以目爲繩無不手舉其木斂皆回睨視之匠者非

不能張其目以正木之曲直而必斂皆睨視者聚二目之

精於一目也然則精以聚而神紛而耗是固然矣在莊周

之書有曰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以無足而行遲彼虵不

以多足而行疾而古之以無跡而化行速者惟風爲最能

也然則手與目何必多哉盡千手以持不過竭一手能任

之力縱千目以視不過目無遺照身所歷之方而古之聖

人秉至德以御天下者非能躬徧天下親以手持持之爲

烈也亦非飾知以眩其下之爲神也不過驅天下之手以

持天下之物而天下無或遺之物驅天下之目以察天下

之情而天下無勿究之情而已矣合天下之手之目以爲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其手其目與佛氏之八萬四千母佗羅臂八萬四千清淨
寶目孰爲多哉又况以千目加面面之所不能著以千臂
加背背之所不能處乎毛子曰嗟乎不可哉子欲以子之
所知測佛之所至乎何佛之應世以其神而子之滯於其
形也獸不見夫月乎月皎於天而影入於水大而江河淮
海小而沼沚澗溪無不見有月焉當其微風相蹙水波乍
興濺瀾激浪光如散金佛猶月也天下之水無不見有月
者佛應世之神也微風蹙而光如散金者佛體之無定質
也佛之光怪不測如是而子乃疑於手目之千也嗟乎不
可哉蔡子曰凡物之以罕譬而見者必其體之可見者罕

譬之而愈無不見也佛不可以本體見而以喻言見舍本而論其末則子之所言未爲得矣且夫月固以明爲德者也而水之性黑好含物以爲影月高而水下故明之所照無不入焉若佛之應物則因感而現無所感而不現而水之於月能爲見而不能爲不見恐此未足喻佛之神變不測也乃予昔嘗懷金入貿鑑者之室見四壁所縣之鑑纍纍數千百其夥也而予影亦分入其中唬俱唬而笑盡笑使子見之豈遂以此爲予之能也耶而亦因遂自以爲神乎哉

敬字記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古人有言字者心畫也則文者載道之器心之華也賢者惟文是重雖字畫之微又惡可忽而不知檢哉而無柰學之難究而紙之易淪也自科斗篆籀之文變而爲分隸行草漸就易爲况在市井有省訛破體之字日以之寫酒券僮約者乎此固商賈駟僮之流大而鹽鐵繪錦小或果菜贏蛤朝成其價夕書以稽其數者乎易爲則易淪自簡策易之以縑帛而價苦貴縑帛而易之以樹膚竹苞所作之紙價雖賤而體則薄薄則易淪自刀化爲筆筆又變而爲歛刷字在梨棗之上一本輒可摹爲數千萬本書旣易得而學不易就業不易精文不易售士君子且有終身習其

藝於此者矣。旣聞厭見久其事而不遷而書又易得則視之不甚艱重而易淪。聖明作述之書左右事言之記九流百家之說春明小酉之藏丈夫擁書萬卷任其家人裹鮓拭几而不之禁爲罪已甚况乎搖片紙於廁牕挖隻字於泥水不知何來無所歸咎然見之有不豐然內思雖汗不可讀能不鉗之指以出俟乾而焚之也哉人而爲高敖曹史宏肇惟以刀槊弓馬自任則己人而不爲高敖曹史宏肇側身子墨之林風流儒雅則此固其責也雖然江南之士率皆些窳好暇逸而地包山陵原隰數澤上下山坂踰越險阻惡能不憚勞勩而窮百里之境勝其任乎此吾邑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諸君子糾錢米以衣食浮圖道源董其事有以也哉有以也哉不問陰雨祁寒飄風烈日身衣百衲足躡繩屣左臂懸筐右手持筴循乎委巷之牆歷乎深林之野翔乎洲渚之間覓於泥塗之際皇皇然影頻回而不可必得盼盼焉形竭往而如有深求及乎積之之久盈乎大困然後暴於日焚於鱸竿舟泛胥江中江而播其遺燼入之於波濤之中一何潔也則所謂敬者無遺憾已使兩浙得數十且百道源參錯其閒則靡境不窮其道大廣推之天下又何如也自浮圖老子各以其說立教於天下著書甚多名之曰藏欲與吾儒埒吾儒且有浸淫於其說而不知返者今其

弟子甚能敬禮其師之書勿敢褻可以吾儒而不及乎因
浮圖以成惜字之舉斯其一端則諸君子之善於用浮圖
也乃道源之造吾廬請予爲文以記其事必手蘇明允集
一編云頻誦此嗚呼此其所以請予爲文者歟

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傳

吏部尚書魏公驥字仲房蕭山人其先以扈蹕宋高宗居
臨安者四世皆宦爲衣冠右族至公之父希哲長而遊蕭
山樂其風土徙居之生子騏及驥洪武間以徵授上高知
縣而希哲之兄伯雅仕至寶鈔提舉司都監卒無子公生
七歲而希哲命公後焉自始居臨安及徙蕭山凡五世皆

謙齋文集

卷六

五

宦且壽考年皆八十餘至公而遂大顯公生而端重嗜學
初試於鄉聞父病不俟撒棘歸永樂甲申兄騏中甲科而
公以次年乙酉舉於鄉丙戌會試中乙科授松江訓導公
身廉行修以躬爲教聚弟子員於學勤以課之而誠懇周
渥諸生無不感其意夜燈火夾戶公丙夜束帶出聞夜誦
聲戶給茗粥歲以爲常諸生無不益興起於學已而召同
纂修永樂大典歸復以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上書畱
公時建北京於北平太宗北巡仁宗以太子監國命畱三
年迨十七年以吏部尚書師達薦遷太常寺博士於是太
宗曰嗟乎昔劉履節爲御史九年而後高皇帝授是官也

蓋高皇帝爲官擇人其慎如此十八年北都營建工畢召皇太子及太孫北赴行在將以明年御奉天殿受朝公隨侍因畱行在署太常寺事明年正月朔太宗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上帝及地示神主公充導駕官二十二年從征至榆木川會太宗上賓時六師在遠秘其事軍中不聞而公預議喪儀仁宗改元召公至御前謂曰不見卿者久故特召卿朕將作宏文館必卿與楊溥任之因賜太乙金丹六錠御書署其上曰魏仲房收用公素善書復遣修撰曹曼齡齋手勅命書澹然二字勅上識以東宮圖書以公前侍皇太子北行時所識也宣

謙齋文集

卷六

五

宗嗣位遷吏部考功員外郎二年同考會試因畱行在吏部署考功事明年充副使赴慶府行冊封禮王厚有所贈賚公讓不肯受也返道復遣中官追賚道中公竟不受而去上聞特賜金幣已而遷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爲眞復充正使赴代府行冊封禮其贈賚不受如初七年畿甸蝗奉勅巡視公杜淫祀崇正典剔民之弊陳其利或已或行於是下知霸州張需捕蝗法於州縣俾以捕蝗蝗亦遂息還朝以老辭不允調禮部巡視如故旣復請老是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公卿以下咸斂輿避道公在吏部過於崇文門獨不避輿衆皆危公

然振望見公知公醇謹端慤心以公爲賢重公呼爲先生
質見惟帕一方亦不較然公以是遂請老益篤乃改南京
吏部以優之已滿六載復以老辭不允大旱命公獻獄少
年王剛犯法當刑論者欲從末減公曰此婦人之仁耳天
道不時正爲此等獄決兩十三年滿九載復詣闕上書固
請致仕不允遷吏部尚書明年而有土木之變公聞惶悚
率諸生條安攘策凡三上景泰元年秋上皇駕南返而公
以其冬進表詣闕復乞骸骨而大學士陳循公同考江西
時所拔士也聞公至謁公謂公曰先生位冢宰而非在朝
先生畱握其樞則輪齒可運以相轉在循輩而已公不可
謙齋文集

卷六

五

退謂人曰彼以朝廷進退大臣在其手耶請老愈力遂以
南京吏部尚書資善大夫致仕時年七十有七公臞然如
不勝衣言如不能出諸口而粹德潔操足以激貪厲俗天
下望而知致敬口不言人過而精於別白君子小人蒞政
廉勤而好引大體家貧布衣糲食終其身而見義慷慨不
自吝惜吏部郎殷時暴卒大暑公弔卽贈以豫所調棺時
公年已七十矣嘗奉使出都畱所貯金同鄉刑曹郎所刑
曹郎舍人范僞易公金公歸刑曹郎歸金公知其僞不言
刑曹郎遷辰州守而知其舍人無行善范僞金自辰州入
覲攜金償公且謝公曰子金在非僞也不受終不言其巡

視畿甸也復漢漁陽循吏祠重立洪武中所立望祭北嶽
碑昌平修狄梁公祠而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內升瑞麥皆
卻不奏公爲人廉孝於親友於兄慈於子姓事兄如事父
老而彌謹子完官鴻臚寺序班公貽書以戒曰端重祇慎
簡嘿廉勤吾平生於此致力天下亦以此入者許公及公
歸田表哀閭里與鄉人言鄉事與達官言官事與子言孝
與弟言恭與農言勤稼穡與士言飭言行其言雖殊其要
歸於忠信節儉約而易操樸而不陋公好爲文章求詩文
者四方輻輳公皆有以應之山刊木刻幾徧天下故其家
居或單居吟嘯足不踰閩或賓客過從微言析理簡而盡

謙齋文集

卷六

七

信而有徵聽者侍其側終日忘倦或倚杖出游逍遙阡陌
之間與田畯野老處不少厓異遇者亦不知其爲公卿也
公雖好爲文章數吟詠喜談名理翱翔翰墨之林以娛其
老而斤斤惟求民瘼是亟蕭山居越州上流地瀕江海築
隄防自衛澇易決旱易枯舊濬湘湖以救秋旱宋邑令楊
文靖公時所建啟閉皆有定則歷時旣久瀕湖居民稍相
蠶食築廬舍牧豕耕稼其中瀦水無幾公患其久且溼也
力爲清復雖叢怨不恤也而躬率子弟築瀕江及湖諸牖
堰塘瀝以瀦內水捍外患歲賴以有收天順八年正月憲
宗卽位詔進公一階榮祿大夫成化七年御史梁昉上言

臣昉先任蕭山知縣縣有致仕南京吏部尚書臣魏驥年老歸田閉門簡出惟教子孫耕讀務本不爲華虛時惟鄉邑旱澇悉心區畫增隄洵湖以弭民患凡臣驥行動合古法爲教爲矩以景後賢雖在家居有補國治竊惟臣驥德積於躬其澤流於下其教入人深其事蹟勞勩垂於國史其學備見所著諸書年屆七十五乞休歷事累朝無有一害臣昉在蕭山之日則以爲師卽今致仕二十餘年行年九十有八四方仰德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昉伏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祿畢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以乞言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延年杖封公爵者洪惟聖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訓損益百代以昭示一代之典或下安車之徵或遣存問之使夫貴德尚齒養老乞言非以爲賢所以爲國也乞加聖心垂憲萬世九月丁丑上御奉天門遣行人張和爾齋朕勅往浙江存問致仕尚書魏驥宣朕之意有明遣使存問大臣自此始其後有一臣而再遣使存問者有一臣而三遣使存問者皆自公昉也而憲廟存問公之勅曰卿以醇篤之質正大之學官登八座壽屆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嘉嘆不忘特遣行人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米三石贍之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論得慰殷思卿其體朕至懷和奉勅行未至浙而公

以是月己丑卒於里第遠近聞者無不嗟悼而松江人士爲位而哭或奔弔於門學士錢溥合舊門下士及庠序師生咨諸當道如胡安定故事以少牢祀公於學宮明年上聞悼惜遣官諭祭二坵并賜營葬其子鴻臚寺序班臣完以先臣遺言詣闕固辭營葬許之賜諡文靖公卒之後江湖秋入人畜多死禾盡淹歲大饑天子聞之遣官賑恤有司遂以公所辭營葬工價銀一千七百兩轉濟饑民民賴以生又明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感公生死之惠詣闕奏請建祠以報公德先是公同邑令朱玉擇地得湖東百步許廢寺山麓建龜山先生祠令里老張文何賢謙齋文集

卷六

无

等疏其事因分巡僉事吳立以上請勅賜祠顏曰德惠至是遂詔公與宋邑令楊時合祠焉以公禦災捍患法施於民與楊公同德也公長於詩文所著有南齋集素履集理學正誼松江志水利切要諸書共若干卷公號南齋後孫尚書原貞鎮浙取天壽平格之義稱之爲平齋先生云

野史氏曰公當正統初雖老未之哀也而乞骸骨亟者以太皇太后張氏初崩而振負勢驕蹇橫甚不可得而禁也當是時士大夫自屈以致禮於振有不可言者矣以公之介亦贛帕一方往見振者太邱長實之弔張讓父也遇崇文門不避重者高令公允之升階揖宗愛也然則公其賢

矣乎振與公異類者也而竊天子之威福桁楊所及無不
惴焉顧獨重公則公端慤醇謹之玉貌足以使人相觀而
感慨可知矣門牆桃李所以自蔭也以陳循秉政而劉定
之何文淵張瑩錢溥之儔碁布盈朝皆公門人乃公詣闕
一請卽拂衣以歸則公之履仕中立而無所黨附概可知
矣然則公眞賢者矣

何孝子競傳

何競字邦植蕭山人父舜賓成化己丑進士爲南京湖廣
道御史有聲章疏率一歲數十上後奉命理畿甸渠道爲
權奸所構謫戍粵西之慶遠已遵赦歸而湘湖者宋合楊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時濬治築隄蓄水以溉由化等九鄉田肥饒者也久且漸
湮居民佔爲己業或相承買賣魏文靖公驥力爲擴復而
瀕湖居豪民仍肆牟食不肯退業返爲湖甚且先秋盜洩
其水以佃以陶以漁至秋而無水禾盡枯而舜賓則故從
文靖公遊稱爲忘年友者也慨然曰文靖公清復湘湖而
其弊猶至此乎遂發豪民私佔者揭縣具奏豪民私佔者
深憾舜賓亦誣奏舜賓自戍所潛逃冒濫冠帶俱下所司
會當塗鄒魯來尹蕭山豪民遂迎賂魯鄒魯者故爲御史
以罪貶稍遷至今官驕恣敢行無所顧忌魯至果右豪民
舜賓語侵魯魯遂銜舜賓次骨誣前奏爲盜署事官印以

奏非署事官奏復以計詐其子棘使盜而隱其遇赦文牒而以縣牒上所司詭稱舜賓歸無左驗宜押至原衛廉其籍所司不可而魯念舜賓終軋已又聞舜賓陰具實封且入奏思有以中之躊躇未知計之所從出會魯有客深銜魯而魯怨邑人丁艱訓導童顯章素知客而不爲已解也又知顯章爲舜賓門人而疑其合以謀也遂陷顯章以重罪論絞獄上憲司疑下府覆治取道縣中魯知顯章必入與舜賓謀乃喉解人陰縱顯章使入舜賓家而遣里胥隸劓數十百人執兵尾其後至門大呼曰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入指農器爲拒器突入室時急惶人僕駭散遂縛辱

顯章并收舜賓掠其貲剽所具實封擁而去庭鞫痛箠之下顯章獄立爲文解舜賓赴慶遠不上請桎梏舜賓繫之遣劓捕任觀等十一人執梃押就道續遣田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追及之衢州又喉瀕湘居豪民使執械衛諸劓捕以其子競亡未獲而其女夫爲福建僉事富珍慮有篡取之者也而田敏胡紀等承意侵辱舜賓屏去服食步至餘干夜宿昌國寺以溼衣蒙面氣絕時宏治十一年七月日也乃故白縣驗視榻積瘞路側而歸而是時孝子驚潰方病力疾負其母朱攜妻虞竄身荆莽中三日夜而達長山富珍家捕者跡且至長山復夜行由龕山渡江抵常熟

匿致仕參政王鼎所王鼎者字元勳爲舜賓友素相親重
一爲然諾終不相負者也孝子旣使其妻侍母匿常熟思
獨身跳江右蹤以衛父未及行餘干問至孝子聞哭擗幾
絕鼎揮淚讓曰競爾卽死誰復爲爾報讐者父讐未及報
不慷慨議大事乃效兒女子泣乎於是孝子拭淚跪而辭
曰請受命以歸復父讐鼎曰競爾何言之易彼旣殺爾父
羣凶相附如鷲鳥下擊而毛張且羣凶手肆其毒亦賴魯
在也以無恐故其衛魯如乳犬之衛其子爾以一書生獨
行無輔思以報乃父讐競爾何言之易孝子泣曰然則競
讐何時得復鼎曰汝久藏也人無汝殃汝久藏也世且汝

忘汝久藏也應變無方汝久藏也柔積而剛於是孝子徘徊參政之家晝侍其母夜閉一室繞屋徬徨獨走未嘗就寢或就苦塊寢倦極而寐鼎中夜從牖外呼之未嘗不躍起應曰諾如是者數匝月鼎曰嗟爾競以爾報仇始可乎哉爾性驚驚則陰賊陰賊則忍能不撓爾情一一則專決專決則所入必深爾智沈沈則慮周慮周則事經久而可復嗟爾競以爾報仇始可乎哉於是孝子復請歸報仇鼎曰嗟乎吾所謂可謂人可也非時可也雖有勇者不敢先時雖有智者不得後時古者聖人審時爾有母在爾兄頑雖存如亡爾婦雖有娠不可殺身以冀男也於是孝子泣

已婦免身生男矣孝子復思歸言在齒吻間嘯嘯而不能
出諸口數視鼎鼎終不言未幾魯遷山西按察司僉事鼎
聞謂孝子曰時可矣志得者不慮難喜溢者必忘憂猛虎
視前不顧其後汝亟歸報仇我宜從者顧爾能不煩吾行
且慮我往或易洩而令汝事不得成也遂祖道而觴孝子
酒孝子跪受教鼎曰行矣勉之哉報汝之仇洩汝之憤毋
遂汝之情吾非惜汝之死也以汝身一而所當報者衆也
孝子曰諾泣辭而去歸則匿族父何甯所嘿不聞聲迫魯
已禪印將詣會城取憑以赴任行有日矣孝子先期數日
假族父甯命召故人親暱及受御史惠深者飲之酒中酒
謙齋文集

卷六

五

謂曰鄒賊將去矣姪競不知亡匿何所而御史大仇未報
且柰何衆皆泣又曰諸君皆御史故人御史何人交最厚
姪競必匿其所呼之猶可及報也衆皆俛首沈思既又謂
曰嗟乎後矣哉姪競之不歸也使競在者執戈而前以與
讐鬪諸君甯遂忽然已乎亦從而佐之鬪也衆皆慷慨激
烈噴日嚼齒或以手擊案皆曰邦植在而不執戈以從者
非夫也孝子從壁間聽知其可用躍出徧拜座中曰諸君
能念及亡父競之幸也遂相與歃血定盟孝子乃陰與族
父部署衆所能分閉二室中日供飲食惟謹而不聽歸先
爲其母籲詞使人籲之鎮巡監司所又預爲奏貯封中使

族父何澤二齋以俟期日聞吾事濟則易裹黃袱負之北走至其日孝子手持鐵尺與其黨數十人皆白衣冠持梃伏道旁園中蔽園牆俟魯魯盛服坐輿中輿前騶從甚衆騶從盡而輿至孝子忽持鐵尺從園牆側躍出左手挾輿右手持鐵尺仰擊魯魯遽不能爲計孝子擊而拽下之白衣冠者數十人前後爭出持梃亂擊孝子大呼白衣冠者亦大呼輿者惶駭棄輿走路旁觀者數千人時變起倉卒邑中人久不見孝子不知孝子所與報仇者何人人衆多寡孝子大呼觀者亦大呼騶從返見輿者走遂皆走於是盡褫魯衣襪榜掠敲朴無算矐其目拔去須髮取食櫟盛

謙齋文集

卷六

五

澠溺灌沐之備極戮辱然後反接曳登舟孝子不勝憤復拔佩刀呼曰賊殺吾父吾必殺賊斫中左股血殷舟衆懼止之用鹹水濯其血連拽控按察司時鎮巡諸司聞變咸相顧愕眙莫知所爲而按察司判孝子籲詞令赴分巡僉事蕭紳廉審紳故黨魯遂嚴刑以訊孝子欲令誣服孝子不勝憤躍起大言曰競出身犯險以報仇讐固非畏死者也所以不殺魯者以羣賊殺競之父有造謀指使之賊有操刃從事之賊有輔翼相成之賊所仇者衆而殺一人不足以及於競之憤也故戮辱魯以致報仇之意而以其事上歸朝廷庶法司得窮其情以蔽罪使咸服厥辜也君柰何

不罪殺人之賊反以報讐者爲罪而欲殺之哉且競已走人京師上告天子矣此身亦非爾所得殺者遂口齧臂肉下之手探擲案上噴血滿案一堂大駭狎亦驚起魯聞手摩案思攫其肉吞之狎顧魯曰彼其氣如是是肉固非汝所能食矣遂罷審而鎮巡復委司道等官會審孝子與魯各執詞不相下審者不能決獨布政司使楊峻是孝子其後執論不堅欲兩從末減其他雖心是孝子而恐無以禁將來論斷終莫能定而何澤二馳奏闕下者已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御史鄧璋治審者多蔽魯否則持兩端而胡紀田敏亦私念罪重要結同行諸胥役共隱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其情審者不能得其實遂擬魯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成篤疾俱絞孝子心不伏復爲奏俾其母朱赴鼓院搥鼓上奏而魯亦圖免死使人詣闕訟寃於是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御史陳銓覆勘廉曰何競爾柰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直欲殺之非第毆之而已也所以不卽殺者既以上尊朝廷亦以此獄謀陷深隱梨來衆法非廉明法司不能察其情而論報固非競一人所得懷憤以肆志者也使不然者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競爾時恨不啗賊之肉飲其血何毆縣官名之足避哉言詞不撓涕淚交下廉肅然改容嗟歎良久乃曰致死無蹤何以讞疑決罪方舉筆

躊躇而原解人任觀既自傷久繫又惻然於孝子慘迫之情遂直詣廉前慷慨詳敘其事復出舜賓臨死時所付血書以觀先漏言於舜賓故舜賓瀝血爲書俾觀密付其妻子以爲報讐之驗廉遂窮治其事遣杭州衛指揮僉事李林同蕭山縣知縣楊鐸就榻槨驗先是時魯以計詐其長子棘已載槨歸葬矣孝子猶疑槨中骸有詐已具棺斂具啟槨孝子抱骸號呼哀感旁人觀者盡泣於是齧指瀝血滲骨以驗真僞然後藉作報傷易衣衾斂衆咸伏辜無有異辭乃改議魯造意謀殺人律斬田敏胡紀從加功絞其他胥役從不加功及瀕湖居豪民僞爲解佐成事者皆戍

餘擺站徒杖各有差而何競毆傷七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以其爲父報仇應免其罪照例納米肄業而從競毆魯者遂皆改議獄上上下下三法司詳議而刑部尚書閔珪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大理寺卿楊守正等議謂罪魯固當而罪競視前過輕宜坐聚衆持兇器傷人徒以上例充軍蓋欲倣唐處孝子梁悅者以處孝子也於是繫魯於獄俟秋後決而戍孝子閔之福甯衛親黨何甯等亦皆戍焉武宗卽位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貲盡廢於復讐自編戍歸至不克舉父母之喪而葬之故其家居閉門卻掃慶弔不與遂衰絰以終其身人問之輒流涕孝子卒後

三載丙子而其子世復始奉孝子遺命葬其祖父母及孝子世復者卽避難常熟時生於鼎家者也而孝子使何澤二上書闕下訟寃時給事中舉藉命勘驗湘湖而是時瀕湖居豪民孫全吳子信等懼罪不敢執法清出久佔官田一千六百八十二畝一如故御史何舜賓所奏盡改爲湖掃除宿弊重復宋楊顧諸賢令立石舊制煥新爲始而知縣楊鐸復據案勒石以鑑戒將來至今一百七十年無有敢舉耜於湖中者

論曰明興而湖中先賢遺制墮廢殆盡魏文靖公舊德高位漸爲擴復脩堰築隄爲力旣堅且久而革除蠶食乃在謙齋文集

卷六

三七

暮年是以功未盡成而民益懷德御史以罪廢之餘一旦奮起手攬其事寒灰不然白璧易毀遭逢暴令囚首遠遷中道夷滅予每思其事未嘗不爲之出涕也煌煌孝子匿身異土抱恨深悲而父之執友倜儻而善謀兩賢相遇其慮乃長奮不畏死履虎翺翔其名雖烈其功雖偉而其業實艱矣子之事親斯爲能盡力者乎孝子之子諱世復字景襄生於王參政鼎家參政命之名所謂齊襄復九世之仇者是也女一仲光之曾祖娶爲繼室焉其後會稽陶祭酒望齡誌其墓所謂生一女適蔡譜者此則先曾祖之諱也仲光雖非先曾祖母何所自出敢忘世德哉故爲詳敘

其傳若此

女雲英傳

女雲英者姓沈氏蕭山長巷里人道州守備至緒之女也至緒少貧無賴拘船掘塚無不爲己棄其家亡去北游燕趙以材力銳敏聞遂籍豐潤以武中崇禎辛未進士累官道州守備攜其女雲英以往在道州者數年女雲英年二十餘忽身御廣柳而歸家居以女工食足未嘗踰闕也後以年湮饑女工不足給則開塾教女子以筆墨餽其口者十有六年年三十八以卒方其始歸家居其族人往詢至緒死故雲英仰天泣曰嗚呼天乎痛哉吾父爲國殺賊盡

謙齋文集

卷六

三

有成績後夜往遂爲賊所殺而雲英以一女子雖不避艱嶽挺身突前奮不顧死惜孱弱不能率父餘兵盡殺賊以報父之讐當是時所恃者吾夫尚在庶可相倚旣聞吾夫守荊州躍身門閒構戰復爲賊殺嗚呼天乎此雲英以一女子介居盜賊之間而不得不脫身以歸者也豈不痛哉當是時其族人鮮讀書知天下事及方域南北所在不知所當者何賊故詢之而不得其詳又往詢多婦人鮮男子雖得其詳而不能傳之於人其族人惟沈禹錫能往詢而是時禹錫年方少且病故未及往而時時以其所聞爲予言女雲英之爲人未幾禹錫卒故遂無詳詢者迨雲英卒

後數年子詢其族人及友人之游楚者髣髴得其爲人而終不能詳也雲英身長七尺餘面黑無姿容平居恂恂下帷誦書非有雄畧弓馬亦非所長癸未之秋張獻忠陷長沙桂吉惠二王咸走衡永獻忠遣賊將迫三王襲衡永所在驅人爲賊而道州故屬永郡縣悉閉城拒守賊分兵攻道州雲英親見其父與賊搏戰數陷入賊陣摧其鋒後益知賊夜徑斫營負傷血滿鞞鑿而欲脫其鞞賊攢矛刺其鑿遂仆死賊營中尸不得士卒傷而怯莫負其尸亦無敢復往者雲英聞之大驚已大怒痛激於心披甲持刀直前士卒見其前或止或前雲英抵賊營壘大呼直入卒從之

斬賊數十級得其父尸合從卒負之以還而身爲殿時起倉卒夜中賊不虞雲英之至又不能測其所將多寡來旣披靡莫當去亦不逐事聞朝廷贈至緒昭武將軍命雲英襲其父職代將先是賊羅汝才犯夔州石砮女帥秦良玉以兵援勦邀賊於馬家寨復追破之畱馬埡故當事亦欲使雲英以女子將焉而雲英則欲俟其夫賈萬策與合軍會萬策在荊州亦戰死而賊所遣兵已盡陷衡永雲英遂扶其父柩閒道東歸賈萬策者蜀人時蜀久亂萬策游於湖南至緒愛其才勇妻以女而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賜劍南討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

隸之萬策往應募嗣昌以爲都司後移守荊州南門與賊戰見殺至緒旣死居民頻夜見其提戈躍馬若引兵擊賊狀往來木壘河邊因爲立祠後事聞勅春秋祠焉

雲士附註沈至緒蕭山長巷里人崇禎四年辛未武進士仕湖廣道州守備癸未張獻忠破永州後所至輒陷惟道州以至緒力戰得不破至緒戰死女雲英年二十統軍再戰入賊營奪父屍還湖撫王聚奎上其事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父領軍會女夫賈萬策四川人以大勦營都司守荊州城陷遇害乃辭詔護喪回籍及大兵渡西陵雲英赴水母王氏救之不死下帷授春秋胡傳順治庚子白洋觀潮歸嘆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沐浴臥而卒

于鴻儀傳

于鴻儀字膺仁嘉興縣人也父是式崇禎閒爲邑弟子員

謙齋文集

卷六

學

有才名與溧陽陳名夏爲莫逆交乙酉之變是式遯野不薙髮是時舉世悲憤鬱結人思賈勇崛起傳兵說劍者比比是也而跡不履行閒不知練士校兵之法私議則精公鬪則怯天下傾側淆亂浙水東畫江以守一歲而敗郡邑城郭輿陷無常而崇山巨浸邱陵林藪之閒旌旗出沒不一懷檄往來者趾相錯於途而是式散家財結客於是椎埋劍客緇衣黃冠醫方技術之流輻湊其室暮至晨去晨至暮去一座之客人異其飾而鴻儀及其兄鴻猷皆以十餘齡童子日侍其父接客坐於下坐聆其所語孤吟長嘯時顧而指其二子以終隱爲訓及名夏入相屢价人以邀

是式而是式終不一顧也未幾卒二子習聞其父之所爲且長於干戈之世悲歌激烈之傍雖家徒四壁未嘗易志犯晨夜冒霜露歷嶽巘窮幽隱上山水虎豹之窟蛇龍之區習以爲性不知所苦而華亭蔣平階遭陳黃門子龍之難竄逐山澤徜徉於三楚吳越之鄉徘徊不得志鴻儀見之以其志之合也歸語其兄鴻猷相率而師事之焉久隱岑寂無所事遂因其師以通詞章之學非所好也不肯卒業傳其師青囊之術亦不以問世焉獨處約久妻子號饑寒不得顧憤鬱致疾扶牀求飲不得側身倚牀而卒而其兄鴻猷則前以誤赴友人之難瘐死獄中矣甲寅乙卯

謙齋文集

卷六

聖

閒鴻儀數待其師入蕭山訪予夜深不寐有壞布囊作袴之概是回畱心當世之務者予惜其卒也
野史氏曰乙酉丙戌之閒於越數大臣立志不欺前後以義自盡炳炳烈烈垂於天壤矣至若韋布之士則毓著之致命於柳河之波而潘集遙相從於渡東橋之水周卜年之甯玉碎而蹈海倪文徵之甘生葬而覆之缸翁遜葬江魚之腹而以錢唐之潮盪其鬱朱瑋則抱汨羅之石以父三號而角巾僵立於水滸傳商霖以兄而繼其族弟日炯以並沒高岱因其子朗采薇蕨而不長存以至東甌之葉天章甬上之華夏無不以節概天下互相掩映此皆血性

男子不欲隱忍求活故所就骯髒而崢嶸如此况乎躍馬橫戈戰敗受戮分符組籍事洩以誅則於越人之以義斷死於前者筆不勝書也而獨傳禾中之于鴻儀於以見浙西之以扶義自喜必且多人所以通此血性於天下不以於越自域也夫此固蔣平階之所屬也

雲士附註未瑋字鴻儒父鶴薦其先成都人宋嘉定時避兵梅里尖祖墓所大兵下瑋整衣冠疾出父索之不得則上野逢野父叩之無瑋見望墓而拜者少年也之渠深廣出之無具及且瑋父號於塘曰明將逢此水矣然深廣出之無具及且瑋父號於塘曰明將逢此水矣吾守汝則及於難去則捐汝骨於三終踊而出水絕於尻云紹興府志瑋死後購尸兩日不得一舟過驚起浮水面已而再沈直立不仆人爭異之為立碑死所曰朱謙齋文集

卷六

義士高岱字魯瞻別字白浦更字疾莽先世家鳳陽洪武初名安道者以武生為北闈丙子昌平陷疏陳安危計格不上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嚴飭兵伍禁打檣送劄等弊民賴以甦丙戌五月江上兵潰遂絕食不能俟矣兒先死次子朗從又三月江上死朗奔江兒澄養執難乎長子分隨父死汝當奉母朗厲聲曰兄死與脫憤歔踰時躍出其易者遠赴岱聞年力有持哉兒鬻臂得一笑而絕命以吉服殮諡節愍朗妻潘氏年十九欲自縊姑何氏誡曰高氏兩世忠孝幸汝娠或不絕爾夫後也今將從亡人地七年命進藥食泣曰向以忠義未即死今將從亡人地七年命進藥食泣曰向以忠義未朗字子亮補弟子員甫十日而大兵至朗青衿遍謁親友曰此來別也無煩苔拜初監國欲授朗武職辭曰兵戎之事素未諳練生平讀書冀微字領青衿稱明朝士山陰酒務橋避亂徙勞家坂精岐黃術乙酉南都失守文徵賣所提藥囊易二缸以餘貲制牲置酒召里中少

佩玉靈圖曰同玉碎毋瓦全作五意歌以自哀翌日白
衣冠哭嫂有遺孤不復尋吾尸也遂赴海死尸不能白洋
可死矣滔滔整然衣初如故遺一履事聞贈禮部儀制
之龜山趾冠藁卜年聞毓耆死作五意歌飲至海濱制
司主事明史藁卜年聞毓耆死作五意歌飲至海濱制
追至簡付牧豎乃囑其弟來問後嗣也父號泣赴海頃之
當但尸不可得明日怒濤湧尸上與傳稱少
孤異毛奇齡西河集號於海濱者弟卜厯也

謙齋文集

卷六

四

謙齋文集卷之六終

